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11  
2  
269

太祖蕭洪  
亦師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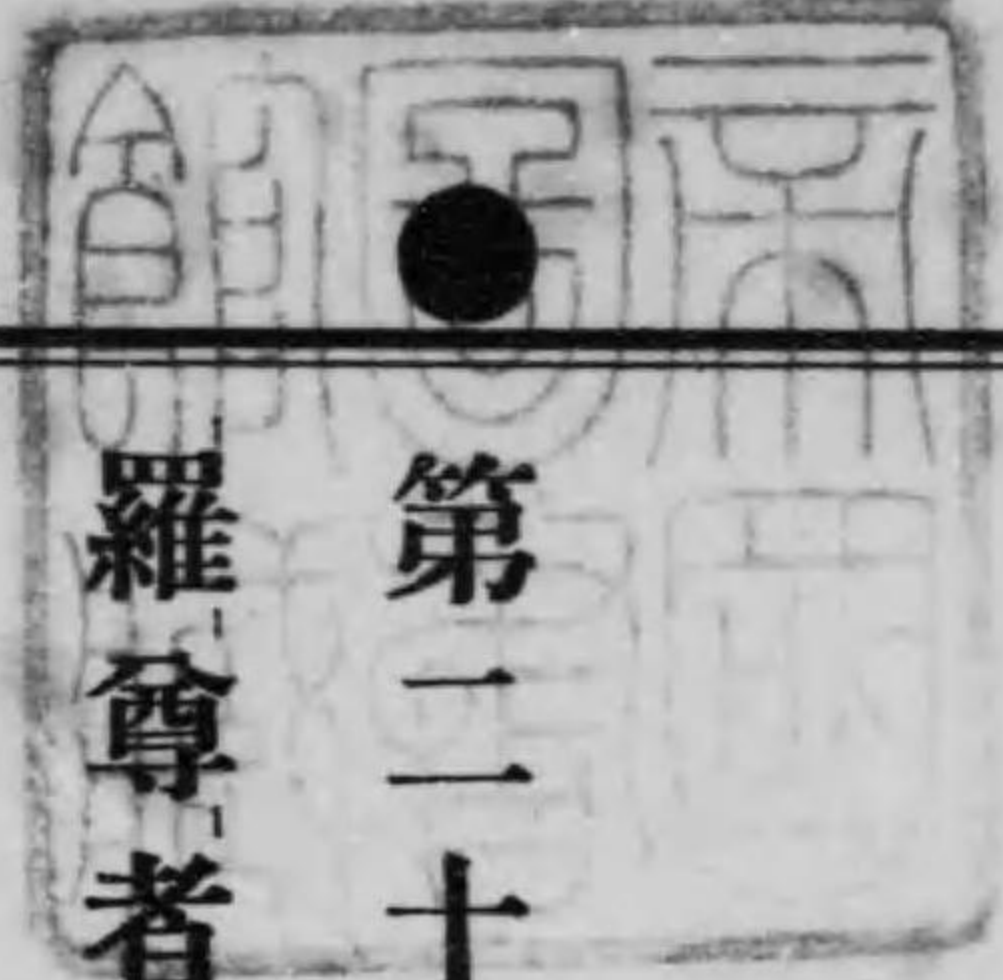
禮記錄系鼓

坤

始



11-269



傳光錄布鼓卷之坤

空行者

太祖常濟大師著

侍者

編

鈺巖謹

譯

大正 6. 7. 9 寄贈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師曰。不起無相。祖曰。於諸物中。何物最大。師曰。法性最大。

師者利利種也。本名菩提多羅。南印度香至王第三子也。彼王崇重佛法。度越倫等。有時以無價寶珠。施般若多羅。王有三子。

一月淨多羅。二功德多羅。三名菩提多羅。尊者欲試太子智慧。以所施寶珠。示三王子曰。有能及此寶珠者否。第一第二皆曰。此珠七寶中之尊也。固無踰者。非尊者道力。誰能受之。第三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也。未足爲上。於諸寶中。則法寶爲上。此是世光也。未足爲上。於諸光中。則智光爲上。此是世明也。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則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必借智光。光辨於此。既辨了此者。即知是珠。既知此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則寶非自寶。若辨其珠。則珠非自珠。珠非自珠者。必假智珠。而辨世珠也。寶非自寶者。必假智寶。而明法寶也。師之道。智寶故。今感世寶。然則師有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

心寶亦然。祖聞其辨說。知爲聖降。辨定爲法嗣。而以時未到。默而令混。即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師曰。不起無相。祖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師曰。人我最高。祖曰。於諸物中。何物最大。師曰。法性最大也。如是問答。雖師資心通。姑待機純熟。後父王崩御。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櫃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適般若多羅處。求出家。般若多羅知時之到。令出家受具。後師在般若多羅之室。七日坐禪。般若多羅廣指說坐禪妙理。師聽發無上智。乃般若多羅示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出家傳法。跪而問曰。我既得法。當趣何國而爲佛事。時般若多羅示曰。汝雖得法。暫止南天。待

吾滅後六十七載。當之震旦而接大機。師又曰。彼土可得大士之爲法器耶。一千年後。可復有難起耶。般若多羅示曰。彼土得菩提者。不可舉數。有小難發。宜善自降。汝至時勿住南方。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即示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又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如是子細受印記。執侍左右四十年。般若多羅入滅後。同學佛大先。受般若多羅印記。與祖並化。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師教化六宗。名仰十方六十餘載。知震旦緣熟。往異見王之許。告曰。當敬重三寶。以繁興利益。吾震旦

一本並作雙

一本了作畢

之緣熟矣。事了則還矣。異見王涕淚悲泣曰。此國何罪之有。彼土何祥之有。然而震旦之事既了畢。則可速歸還。勿忘父母之國。王躬親送。直至海堧。師汎重溟。閱三周。屆南海。梁大通元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或曰。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因此最初相見梁武帝。云。謂勿住南方是矣。由此既適魏。謂泛一葦。尋常人謂一葦者。一莖之葦也。由此一枝葦葉上。乘載祖身。則非矣。所謂一葦者。渡津之小船也。非葦葉矣。其形似葦。復逢羊者。梁武帝也。暗渡江者。揚州江也。如是而急造嵩山少林寺。則居少林寺東廊。人莫之測。終日打坐。因稱壁觀婆羅門。廼不喧說。不輕眛。而歷九年。九年之後。從附道副道育。總持。慧可等四人。門

一本乃下有管之字

人於皮肉骨髓。知其機既熟矣。時有名苦提流支與光統律師。二人外道見師。道德光被天下。人悉歸敬。不堪厥愠。不乃投石。缺當門牙齒。五度上大毒。祖即以其毒藥。六度之時。投下盤石。上則石裂矣。以為吾化緣既盡矣。乃謂吾稟先師印記。神且赤縣。而觀大氣象矣。定知有大乘法器焉。然而梁武帝相見以來。機不契。不得人。徒然冷坐。得一居士神光。吾所得道。悉以傳通。事既辨。緣即盡。應逝去。端坐而逝。葬熊耳峰。後有葱嶺。邂逅宋雲之說。而實葬熊耳峰。是正說也。夫達磨者。正因二十七祖。記薊震旦。初祖也。其最初太子時。辨寶珠。因尊者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師曰。不起無相。實夫設謂空寂。而非實。是無相。由此

而曰。不起無相。然則會壁立萬仞。會得明明百草。識得物物非他。唯自住法位。即非是不起底。然則非無相。未分天地。何況辨聖凡乎。這箇田地。總沒一法。可朕兆。沒一塵染得。然則非是本來無物。正虛廓靈明。而惺惺不聞。此處無物。比倫無嘗。他伴來。故最大而最大。故曰大名。不可思議。亦名不可思議。曰法性。縱令無價寶珠。亦不勝比。明白心光。亦不可摸。故謂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智光為上。如是了別來。實雖是天至智慧之所說。再於七日坐禪中。聆說坐禪妙旨。發無上道智焉。然則當知。子細辨得。精到恁麼田地。方知有佛祖所證明。得先佛已證。須是為佛祖兒孫者。於此尊者。殊有其例證。雖既如自然智慧。重發無上

道智焉。後尙參徹。未來際當護持保任之用心。四十年給士左右。委悉究辨。不忘來記。送六十年。經三周。寒暑於巨海波濤矣。終至不知之國。而於冷坐九年之中。得大法器。始弘通如來正法。報先師洪恩。艱難者。無比類之艱難也。苦行者。無比類之苦行也。然而近來諸學人。時既澆薄。而機本昧劣。猶且希易得。恐如是之儔侶。應未得謂得之類。增上慢人。退亦佳矣。之輩。諸人者。子細參徹。適來因緣。彌知高玄。碎心捨身。親切辨道。則有諸佛冥薰。而有直契佛祖所證矣。莫以一智半偈爲足也。又有卑語。要聞麼。

更無方所無邊表

豈有秋毫大者麼

第二十九祖。太祖大師。參持二十八祖。一日告祖曰。我旣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師曰。不成斷滅。祖曰。何以爲驗。師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曰。此是諸佛所證心體。更勿疑也。

師者武牢之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常自思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孕。迨長。以照室瑞名曰光焉。自幼志氣不群。久居伊洛。博覽群書。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常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一日披佛書般

若超然自得。自爾晝夜宴坐。既經八載。於寂默中。見一神人。告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驗其頂骨。如五峯。秀出。即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也。必汝之師。光受教。詣嵩山少林寺。大通二年。窮臘九日也。大師不允入室。師立窓前。其夜大雪。立雪中。待天明。積雪埋腰。寒氣徹骨。落淚。滴滴凍矣。見淚。彌加寒。密惟焉。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如是思惟。而勵志無撓。堅立不動。遲明。大師見。通宵立雪中。哀愍而問曰。汝久立。

雪中。當求何事。師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大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不復顧盼。時師聽慈誨。涕淚益潛。求道志彌切。潛把利刀。自斷左臂。大師知是法器。示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終許入室。自爾給士左右。而送八年。有時師問大師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大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有時示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師尋常說心說性。不契道理。大師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室中玄機曰。有時侍達磨大師。登小室峯。達磨問道。向何方去。師曰。請直進前是。達

一本共作雙

磨曰。若直進不得移一步。師聞契悟。有時告大師曰。我既息諸緣。乃至更勿疑也。遂衣法共附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附袈裟。以定宗旨。因自大師圓寂。師繼闡玄風。附法僧璨曰。吾又有宿累。今必酬之。附屬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載。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廁役。或人問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後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開演法要。四衆如林。會時有辨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聞師演法。徒衆漸引去。辨和不<sub>レ</sub>能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即隋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夫師諸祖尊

德。雖總無勝劣。重于重中。貴于貴中。所以者何。達磨雖西來。師若不傳通。則宗風難扇。今艱難比他尤勝。志求比他亦超。初祖亦待真機。而久不說。殊爲二祖不指說。唯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實如此息慮者。即顯心體也。聽如此道。思如牆壁。無心是不親見得心矣。即曰了了常知焉。能如是則曰諸佛所證矣。然則外息諸緣。則內無萬慮。惺惺不昧。了了本明。不甄古今。不問自他。諸佛所證。諸祖傳心。毫末亦不違。和同來故。西天與東土傳通。漢朝兼和國融接。古亦如是。今亦如是。莫徒慕古。當不過今而修。莫思去聖時遠。當不捨己而明。依例欲下語。有卑語要聞麼。



空朗朗地緣思盡

了了惺惺常廓明

第三十祖。鑑智大師。參二十九祖。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歲四十餘也。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纏身風恙。乃至宜依佛法僧住。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景德、會元、俱纏身作一身纏

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瓌。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達磨大師。自竺乾來此土。衣法俱附吾。吾又附汝。又曰。汝已雖得法。暫入深山。不可行化。當有國難。師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自然隱于皖公山。經十餘歲。即周武帝廢佛法之時也。繇是往來司空山。居無常處。容貌又變易。如此。而接沙彌道信。之後告曰。先師自傳通于吾。後往鄴都。閱三十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後還舊址。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為四衆。

廣宜心要。訖於法會。合掌大樹下而終。錄其語信心銘等。流傳于今來。後謚鑑智大師號。其最初參見之時。云身纏風恙者。癩病也。然而參見祖師。業病倏忽消除之因緣。無別樣子。了知罪性不可得。學悟心法本清淨。由此聞佛法無二。曰心法如然。實識得本來心之時。尚死此生。彼無差異。何況有罪惡善根之辨別耶。緣是四大五蘊遂不存。皮肉骨髓固解脫。故風恙病消除。本來心現前。終聯於第三祖位。廣說法要曰。自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說言語道斷。非古來今。實是沒內外。沒中間。何之揀擇。何之捨棄。取亦不得。捨亦不得。既無憎愛。洞然明白。時無欠處。物無餘法。雖然如是。子細參徹。得不可得處。來到不思議際。將去。

無同斷滅。無齊木石。能擊空而為響。擊電而為形。沒蹤跡處。子細著眼。更無藏身則好矣。若恁麼則雖非他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應無一絲毫礙滯。見得無一微塵異路了得。且得如何辨別。著語此因緣。

性空無內外 罪福不留蹤

心佛本如是 法僧自曉聰

第三十一祖。大醫禪師。禮鑑智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師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

師諱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也。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年始十四。參三祖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乃至。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附衣法。師續祖風。攝心無寢。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郡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卻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黃梅路上。親接弘忍。牛頭頂上。橫出一枝。時貞觀癸卯年。太宗皇帝。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終以疾。

景德、徵作徵

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廻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繪。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徵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後賜號大醫禪師。正諸師行狀。雖總無勝劣。雖幼慕空宗。宛如宿習。一期不近。王臣辨道修練。一志不退也。最初宣說解脫法門。更死期明解脫法門。遂令知無生死縛。實夫千歲之一遇。超絕之異人也。空門之修練。本號解脫法門。所以者何。生佛猶無縛汝。更有何生死。可相干乎。然則匪以身心。可論。

量。匪以迷悟可辨別。說心說境。說煩惱菩提。悉是自之異名也。故山河沒隔。依正沒別異。由此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更一超此關之時。匪復這箇道理。所謂無縛無解。無彼無此。故箇箇不立名。物物不分形。故及盡功勳。豈局偏正乎。當堂遂無正坐分。縱橫勿住兩頭機。若恁麼見得。尚不用解脫之名。豈厭繫縛之事乎。然汝實有光明。是之謂見三界。汝舌有餘味。是之名調六味。故處處放光。時時調饌。味來而沒滋味。處有深滋味。見來見去。而沒色塵。處有真色。故無王臣可近。無身心可坐臥。若能得到這箇田地。則四祖大師。即是汝諸人。汝諸人。方四祖大師矣。不是悉皆為解脫門乎。不是為流化未來乎。無縫塔戶。

窓。忽然開排來。平生相貌。雍容而如在將來。姑今日又有卑頌。惟指注適來。因緣大衆要聞麼。

心空淨智無邪正

箇裏不知縛脫何

縱別五蘊及四大

見聞聲色終非他

第三十二祖。大滿禪師。於黃梅路上。逢三十一祖。祖問曰。汝何姓。師曰。性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師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師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傳附法衣。

師者蘄州黃梅縣之人也。先為破頭山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矣。若得聞夫能廣化耶。若再來吾尚可遲汝。即去。往水邊而見一女子洗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吾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宿衆館之下。終生一子。以不祥而捨濁港中。遡流舩無濡。神物護持。七日不損。所謂神物者。晝有二羽鳥。雙羽蓋之。夜有二足犬。屈膝守之。氣體鮮明。而六根無缺。母睹旃奇異。而鞠養及長。與母乞食。人呼謂無姓兒。有一智者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黃梅路上。遇四祖。出遊。四祖此童子骨相奇秀。異平常童。

一本、足作頭

一本、食作巧

問曰。汝何姓。乃至。祖默識其法器。令侍者請母而出家。時七歲也。乃從受衣得度。傳法出家。十二時中。無一時不碍蒲團之日。夜雖餘務無缺。如是坐來。終上元二年。示徒曰。吾事既畢。可即往而坐化矣。不稟于父。不稟于祖。不繼于佛。不繼于祖。而有姓。是之謂佛性。夫參禪學道。元是為達根本。廓明心性。儻不達根本。則徒生徒死。而迷已迷他。所謂本性者。汝等諸人。死死生生。縱令面面形異。而時時刻刻。悉無不具。了了智。應以所謂今日。因緣而知。昔栽松道者。請法道。至今七歲童子。而傳衣法。必非由生而心變。有依形而性改乎。宏智禪師。忍大師。真讚曰。前後兩身。今古一心。兩身雖既變。古今無別心。當知從無量劫來。唯

恁麼焉。若能這本性體達者。這性固非以四姓可辨。四姓是同  
性故。本性如是故。即四姓出家。同稱釋氏。令知其無差異。實是  
吾亦不隔。汝亦不隔。僅帶自他面目。恰如前後身。無如是辨別  
明得心。而謾稱自己目前。分自身他身。由此每物情執。與時迷  
惑。然一度明得這箇田地。則假令易形轉生。而那有妨已變心  
乎。當以今之道者。及童子而知。既無父而生。當知人不必受父  
母血脉而生焉。然則應知。既情執所見。雖身體髮膚受父母。此  
身即非五蘊會。此身如是。則總無與我伴侶之物。無片時異己  
之時。故古人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如是體  
得。如是踐得。則早得與四祖相見。與五祖齊肩。無和漢之異。無

古今之別。且作麼生。指注而得相應。這道理麼。

月明水潔。秋天淨。

豈有片雲。點大清。

第三十三祖。大鑑禪師。師在黃梅。碓坊服勞。大滿  
禪師。有時夜間。入碓坊。示曰。米白也。師曰。白未有。  
篩在。滿以杖打白。三下。師以箕。米三簸入室。

師者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瑄。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  
遂占籍。止焉。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  
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感悟。  
師問其客曰。此何經。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黃梅忍大

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如雲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岩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資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參謁五祖大滿禪師。祖問曰。自何來。師曰。嶺南。祖曰。欲須

何事。師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師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附。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

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之修行。亦得勝果。各令誦念。師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附法傳衣也。師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師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師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師至夜告一童子。引至廊下。師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覽此偈。一山上下皆曰。是實肉身菩薩之偈。

會元、非樹作  
無樹

也。內外囂稱。祖知是盧能偈。乃曰。是誰之作。未見性之人。即抹殺焉。由此一衆悉不顧。逮夜祖竊入碓坊。問曰。米白也未。師曰。白也。未有篩在。祖以杖打白三下。師以箕米三簸入室。祖示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附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附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附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人命如懸絲也。



師曰當隱何處。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師禮足已。捧衣而出。黃梅之麓有渡津。祖自送抵此。師揖曰和尚應遽歸。我既得道當自渡。祖曰汝雖既得道我應尚渡。自援竿而渡。畢彼岸。祖獨歸寺。一衆咸無知。自是之後。五祖不上堂。衆有來咨問則答吾道行矣。或問師之衣法何人得焉。祖曰能者得矣。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便俱駛逐。時有四品將軍發心稱慧明。爲衆人先。越大庾嶺而及師。師曰此衣表信。可以力爭。耶。置其衣鉢於盤石上。而隱草間。慧明到舉之。盡力而不揚。時慧明大恐怖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師遂出坐盤石上。慧明作禮曰望行者爲我示法要。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

一本揚作扛

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師曰與汝語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有汝邊。明曰慧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師也。師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明禮謝而還。後出世時。慧明改道明。避師上字也。有參者悉令參于師矣。師衣法傳受之後。隱四縣獵夫中。而經過十年。後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暴風颺。利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仁者心動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

風旛之儀。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舒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

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章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記錄。目爲壇經。盛行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覺者不下千數。壽七十六。沐浴坐化。迺瀉瓶之時。曰。米白也未。這箇米粒。正是法王之靈苗。聖凡之命根。嘗在荒田。不籽而自長。脫白露淨。而弗享污染。雖然如是。尙有不簸。若簸來簸去。則內通外通。上動下動。打白三下。米粒自精。而心機忽露。簸米三下。而祖風即傳。自爾打白之夜。未明授手之日。未嚙想夫。大師嶺南樵夫。碓房盧行者也。昔事斧伐。遊歷山中。終無明窓下古教。照心學解。而猶於一句聞經。生無所住之心。今雖從事杵臼。勤勞碓坊。曾參席末。無參禪問道。決擇而僅於八箇月。精勤照明。

鏡非臺之心。則夜半附授密傳。而列祖之命脉傳矣。不必憑多年功行。而唯一旦盡來精細明矣。諸佛成道。固不可以久近時節。而測祖師傳道。詎有以古今分域。而辨耶。然今夏九十日。橫說豎說。批判古今。麤言輒語。指注佛祖。入微入細。落二落三。穢宗風。揚家醜。由此諸人。悉念通理。念得力。然而如親切。未冥符祖意。行狀都不相似。先聖賴宿緣多幸。如是相見。儻一志辨道。則須為成辨。而未臻涯涘者多矣。猶有不關堂奧。去聖時遠。道業未成。身命難保。曷期後日。初秋夏末。既方或東或西之時節。依舊彼散此行。那漫記持一言半句。謂我這裏法道。纔舉拈一知半解。為大乘門。運載耶。設雖十分具有厥力。而家醜尙揚于

外。何況妄稱胡亂之說道乎。若思真實精到。此處者。當晝夜不徒捨身心。不妄運。

打白聲高。虛碧外

簸雲白。月夜深清

第三十四祖弘濟大師。參曹谿會。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師者吉州安城。姓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後

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乃至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便與曹谿同雙化。從遂接石頭。影投曹谿。鱗下玄侶。繼踵而來。最爲大鑑之光明矣。乃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後諡弘濟大師。實爲群居論道。殊默然不群之行持也。如是功夫用心之力。曹谿而問來。曰。當何所務。不落階級。實是子細見得。聿無趣向之處。祖又

一本袋作囊

欲教彼遽打着所證。爲問曰。汝曾作甚麼來。遂雖不籠于袋。鋒既露來。而曰。聖諦亦不爲。是聽難聽。值難值也。設令趣向泯亡。猶有保任自己分。若能如是。即是應錯而陷解脫深坑。故古今名此處。爲法執矣。雲門謂法身二種病。實由不徹通此處也。然不今承當本分。而透關來。故祖曰。落何階級。實幽玄之處。聿無存表裏。深極之奧。嘗刀斧斫不開。故曰。有什麼階級。徹通恁麼田地。無疑究到。而盡來。故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實設欲立階級。於空裏。固無界畔。梯磴何處安排。依文解義。此處之儻侶。自昔陷一切法空之見。爲萬法泯絕之解。既喚曰。聖諦尙不爲。豈可住於法空乎。子細精到。而看這虛明田地。赫赫於杲日。

這靈廓真性。非了別而有。了了圓明。智不帶骨髓。而有明明不覆藏之身。此身非可以動靜而辨。此知覺非可以知而辨。覺知亦此智故。動靜亦非他。故階級而登十地。菩薩尚見佛性。不明了。其故何也。佛言尚存法性故。尚立行處。故見佛性不明了。諸佛遂無行處。不有性地。故見佛性了了矣。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如性起品第十二曰。無量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密。乃至十住。猶未能見所有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乃至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明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

則不倚見聞。不緣境智之時。試顧其下。必有惺惺而不問人之智。不覺有證契。且令這因緣。得如何著言。到這田地。若姑令這因緣。得如何著言。則令無舌人解語。若會聽得這理。則早令無耳根聞持。方有令那人點頭語笑矣。

鳥道往來猶絕跡

豈堪言路覓階級

第三十五祖。無際大師參青原。原問曰。汝甚麼處來。師曰。曹谿來。原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師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師曰。若到即有也。原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曰。承當非無。無人道得。原以拂子打師。師即大悟。

師諱希遷。端州高安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醮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棄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十四歲而初參曹谿。得度。未具戒。六祖將示滅。師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師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時第一座南嶽懷讓和尚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師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讓曰。汝有師兄。曰。行思和尚。今住青原。汝因緣在彼。祖言甚直。汝自迷耳。因師即禮辭祖龕。直到青原。原問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原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自然問答來尋常也。有時青原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師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古今舉拂。示其端由。或開機關。或教人截斷岐路。或教人速直指。青原又示。即是試驗也。然師未會得這箇事。尙舉拂之處。着眼而即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麼。恁麼舉拂之處。更如何。曹谿西天可立。恁麼所見。尙是爲境之話會。故青原棄而曰。子莫曾到西天否。然而尙不會這話。無速忘已。而又曰。若到即有也。設雖既道著。若不知有。則遂非是其人。故又示曰。未在一更道。實大慈大悲來。挖泥滯水來。恁麼委悉示焉。于茲無自己安排處。便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殊不知是相見。如是言說。則俱傳一半。何有道取全。假使乾坤既崩。

壞。舉體孤巍露。而是尙止半路矣。此處尙非借他手段。而自著  
 到焉。何矧於半路重進一步。潛通密語時。非敢借緣。豈令他人  
 知乎。唯自却有本得。故示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設  
 雖語痛旨示辛誨。若他無徹骨分。無破舌分。則遂無通路。故無  
 因言承當分。如是之故。知識言不妄施。行不徒行。恁麼護持來。  
 然尙會所與物不伴侶。而不知密密有通處。無細細見取。而便  
 曰承當非無無人道得。恐希遷如是道。到這田地。而人爭無道  
 得。若不到這田地。則何處承當。尙覓方外來。徒離却內證。故爲  
 令疾知有恁麼事。令速知有本來頭。以拂子一打。打草驚蛇。故  
 師即大悟。以這因緣。當始終學知真箇徹證。子細驗點將來。見

之細到之親。既謂非但曹谿。西天亦無。雖乾坤破裂得全身獨  
 露。猶有知己之禍。緣是恁麼得言大。然而終舉拂之處。知全身  
 獨露。擊打之處。又知有。近來參禪漢。徒馳走于聲色中。求覓于  
 見聞中。設誦佛語祖語。聊作解路葛藤。曰西天亦無。曹谿亦  
 無。尙沒得事。若如是乎。設雖剃髮染衣。而摸倣自形於佛。三界  
 獄縛終無出。爭得六道往來之絕。如是之類。惜哉衲衣徒掛木  
 頭焉。佛言。既是非佛子。無所名。與木頭無異。此之謂也。花網經。遺  
 教經。取意  
 一生空消信施。果釀吞鐵丸。憂之時。後悔定多。然則委悉參徹  
 臻得石頭。最初到達之獨露。全身之處。則既得曹谿。西天亦無。  
 何處往來。恁麼見地。遂衲衣不漫掛。矧擊打之處。知有。而速忘

已。又識已。死中能活。暗裏正眼明矣。即是衲衣下。密密之事也。既恁麼知見之故。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有時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拈机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其間萬像。體立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天下昌傳。實靈智既與六祖齊。與青原無別。因如是焉。加旃有時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達佛之智見。即身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

一本昌作盛

一本品作科

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心自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修。殊不是崩壞。乾坤獨立。所見則不可恁麼。憑擊打承當。分明見得。而列三十五祖。汝等諸人。靈性豈有隔他之事乎。心地那有不通乎。唯因發志與不發。遭明師與不遭。昇沉形異。苦樂品不同。適來因緣。如何見得。大衆要聞麼。

一提提起百千端

毫髮未曾分外攀

第三十六祖弘道大師參石頭問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大悟。便禮拜。祖曰：備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雖然。汝

### 師石頭。

師諱惟儼。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惠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乃至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

裏作什麼。師曰：一切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師曰：若閑坐即爲頭。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以適來因緣。當分明知青原南嶽兩家無各別。實是曹谿兩角。元是露地白牛。迥迥者也。參彼明此。通彼繼此。絲毫不違。故最初問十二分教粗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旨如何。正道這田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到此而自亦無安排處。他亦非所疑。故如是。

一本不教下、  
有伊之字

一本插作容

指說。然而這田地。方執不可得。處來。故言下未知趣。良佇思時。欲令馬師代說。指令詣江西。江西果會此心。即代曰：教伊揚眉。瞬目。不教揚眉。瞬目。或是或不是也。示隨時區區。時覺悟此處。實知自揚眉瞬目。至見聞覺知。動用去來。悉有矣。即禮拜焉。祖曰：爾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無所插背。見知竭情。解失。雖自不知。既是實人也。祖後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茲識得無一點塵。無纖毫疵。乃曰：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實參學到得這田地。大難。由此委悉讚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無處不到。無物不通。遂知至一切不爲。道得。雖千變萬化。受用區區。似石上栽華。沒蹤跡。實最

初疑求直指人心。大悟於示揚眉瞬目者。爲衆說法。我今爲備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實初中善有其實處。故示後善實處。而爲他焉。然則諸參學人。須如藥山參祖師。雖總其德無勝劣。由特藥山接其機。高守己簡約。謂藥山不滿二十衆。衆不多者。基其簡約如是。由人之不耐飢寒而然。然而至雲巖道悟。船子高沙彌耳行者。李翱公有道。緇素多矣。然則學者。最以委悉參得爲先。而最不顧世緣之厚薄。由此雲巖道悟。船子等三人。同志四十年。脇不着席。非有道會。則無恁麼衲子。然則諸禪德。宜惟希與夫雲巖道悟爲兄弟。參到于馬祖石頭。不見乎。令揚眉瞬目者。是也不是也。彼田地非疑。人人既

具足來。欲知那處。既沒耳目形。故非見聞可辨。一切總不爲也。然而從來俱住來。雖卒不知名者。任運將來。加旃教汝。生教汝。死教汝。去來動用。教汝見聞覺知。是正這箇也。不可分外求正法。豈有他時期見性乎。雖三乘十二分教。示恁麼道理。大凡一切衆生。恁麼受用不斷。豈可求證據於他乎。當知汝正無揚眉瞬目耶。唯見得夫見聞覺知者。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姑如何。注脚這道理去。

平常活潑潑那漢

喚作揚眉瞬目人

第三十七祖雲巖無住大師初參侍百丈二十年。

後參藥山。山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百丈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趨散。復召大眾。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大悟。

師者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謁藥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衆。師曰尋常曰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

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乃至。師於言下大悟。夫參禪學道。本以明心悟旨爲其指要。故雲巖和尚在百丈參來二十年。然而因緣不契。後參藥山。然則必久習修學。亦不可嘉。但以明心爲本。又因緣契當。不局初心。不局後心。令宿緣然如是。百丈非是不其人。自因緣不契而已。夫爲善知識。非徒蒐衆育人。唯欲令人直透根源。速承當本分。故古人曰必何處來。夫徧參者欲試知識。欲辨來處。又問來爲何事。明其志淺深。欲知其緣遠近。故今亦問何處來。爲表白參。

彼參此而不徒經歷於山水。即曰百丈來藥山百丈。同出世而青原南嶽角立。因問百丈有何言句示衆。於是雲巖若其人。則當自舉說聞得底之事。而唯說聞底之事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那一句子。無不具足。無不圓滿。雖然爲子細知見人之聞得那一著。否。問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果非聞得底之事。因以父母所生耳。徒聆蝦蟆口說。而茫然沒知答處。是藥山問行脚已來修道幾年。答曰二十年。實是古人爲道修練。十二時中無徒過時節。而如今則二十年徒似差過。由此藥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實是初心晚學所當爲一大事也。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也。設雖發心

行脚具方袍圓頂之形。若不明生死之事。不達解脫之道。則不知衲衣下有密密之事。故三界攀籠沒出生死。窠臼難脫。實是如衲衣徒掛。似應器徒持。故古人教人無閑工夫。時節矣。故欲令手脚安穩。而恁麼問。任口即曰。目前無生死。唯是參得自己安樂之處。子細達行脚本志。則不可有恁麼見處。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問行脚以來。修道幾載。乃曰二十年。實是古人爲道修練。十二時中無徒時節。而如今如此。則二十年徒似蹉過。故示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設雖會無生死。見無自他來。而恁麼見處。不識得自己本來之頭。祇無撒手於斷崖之分。不速回身於空劫。則尙是俗氣未除。故識情未破。牢獄未破。豈可不

悲乎。故爲令子細打着。問再三。然而尙沒覺知分。設雖承當六句外。尙無孔鐵鎚。不爲軌則。設雖有截斷千差岐路之分。尙昧自己本明。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來而相見。重指說是宛似無用。至此雖舉示百丈下堂句。尙是涉他之舌頭。不達自之證處。然而恁麼舉著。早一段宗風。無異路底之事。舉說來。故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實是大衆立定。以柱杖一時趨散之意。實獨脫無依而來。非可重煩于調打。然而唯如是舉。則縱令經塵劫。終似無所得分。因爲教渠驚。乃高聲召大衆。南邊打著。則北邊動來。故不覺回首。而悟處終不涉思量。點頭來如是。由此曰。是甚麼。恨百丈會下一箇亦不會。難此處無道取。藥

一本六作歷

山迥曰。因子得見海兄。實古人於恁麼田地。一句道著時。即曰。相見了也。又實似千里同風。又似一絲無間。故始參百丈。得登藥山。終師資無間。彼此參得。承當于這田地。則不啻不疑自己曠。却已來之事。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有鼻孔底。衲僧一覷覷破。一割割破。早相見於藥山百丈。直合眸於雲巖道吾。且如何通得這箇道理。大衆要聞麼。

孤舟不掉月明進

回頭古岸蘋未搖

第三十八祖洞山悟本大師參雲巖問云。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

尚聞否。巖曰：我若得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師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於此大悟。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巖許下。

師諱良价，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

一本古作故

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爲母愛子，而兄亡弟貧，父又先亡矣。一度慕空門，長辭老母，誓曰：我不得道，則不再還古鄉。又不拜親。如是誓而辭鄉里，遂參學事。後住洞山，母別離一子，而似無他覆育。日日隨而尋師，遂混乞丐中。經行往來，聞吾子住洞山，慕之欲攀躋而見。洞山牢辭鎖方丈室而不入，爲不許相見也。由是母恨之，終於室外愁死。死後洞山自往，有彼乞丐所持米粒三合，取之，令和常住，朝粥供養一衆。以弔雲程，不久其母爲洞山夢告曰：賴汝守志，堅不見我。愛執妄情，立處斷。賴彼善根力，我生忉利天矣。祖師雖都其德，無勝劣。洞山此門，曩祖而殊興宗風。如是辭親，深守志之力也。參學往昔，最初參南泉會。

值馬祖諱辰。修齋次。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馮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馮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馮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僧曰。未審甚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

法也。僧曰。怎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馮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馮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馮曰。此去禮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馮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



遂辭瀉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故。巖曰豈不見彌陀經曰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此因緣國師會興來終著實雲巖處。乃述偈曰也太奇也太奇。乃至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曰師辭雲巖去時。

問曰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閣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洞山一生參學事了。疑滯速離因緣正是也。抑此無情說法。因緣有南陽張漬行者。問國師曰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之起滅。便是幽。

幽字傳燈國師章作出。形字似故誤乎。下講解總從幽字而說示。

識不屬有

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曰。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是即談南陽無情說法樣子也。即曰。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幽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然尋常人想像。無情者。墻壁瓦礫。燈籠露柱。今如國師道取。則不然。凡聖所見未分。迷悟情執未發。矧非情量分別計度。非生死去來動相。有幽識焉。實這幽識。熾然見覺。非情識。繫執。故洞山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知到處。獨自往。則一切靡不契如如之時。故古人曰。曾無如外之智。爲如所證。無智外之如。爲智所修。如如不動而了了常知也。故曰。圓明了知。不依心念。熾然見覺。即非繫執。潯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又曰。衆生得聞。則非

衆生如此。稟諸師提訓。會真箇無情。故爲一門。曩祖而恢興宗風矣。然則諸人者。子細熟看見覺。這幽識熾然來。謂之無情。沒聲色。馳走沒情識。繫縛故。因謂無情。實是應子細說取。夫道理。故聞說無情。勿漫爲墻壁解。唯汝等情念不惑執。見聞不妄。分布之時。夫之幽識。明明不暗。了了明矣。此處欲取而無獲。不帶色相。故非是有欲捨而無離。自遠却伴來。故非無。尙非識知念。度之情。何矧帶四大五蘊乎。故宏智曰。離情量分別。而有智。非四大五蘊而有身。即恁麼幽識也。常說熾然者。所謂無時不現。謂之說。教伊揚眉瞬目。教伊行住坐臥。造次顛沛。死此生彼。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咸悉說也。言語事業。動止威儀。重是說也。不

有言無言之說。都有堂堂而來。明明而不覆藏之物。至蝦蟆鳴。蚯蚓啾。一切顯現來。故常說熾然。說無間歇也。子細見得。則必得後日如洞山高祖。為他為模範。且如何說取此道理。

微微幽識非情執。平日令伊說熾然。

第三十九祖。雲居弘覺大師參洞山。山問曰。閣黎名什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道。即不名道膺。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

師者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州出家。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

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備每日。囉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閣黎名什麼。乃至。祇對無異也。師見洞水悟道。即白悟旨。洞山曰。吾道依汝。流轉無窮。不爾耳。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師。佛亦不作。況國王。山然之。一日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閣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

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山曰。此子以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曰。水深淺。師曰。不濕。山曰。蠶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山謂師曰。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資問答無異事。一會無齊肩者。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供。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

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去。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師始止三峰。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實師自初見翠微。參洞山。會而與曹山兄弟。適來問答。師資決疑。悉以至矣。既有洞山懸記。吾道賴汝。流轉無窮焉。其言不虛。展轉囑累。迨于今日。實洞水流傳來。厥道乾爆。爆於今。傳清白家來。厥源於今。弗乾。冷湫湫焉。既呈一問之時。示其大機。因不禪牀震動。通身汗流。是古今所稀也。然而猶住三峯庵。會天之

一本不下有雷之字

饋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謂猶有爲這箇見解。晚間喚來。召膺庵主。即應諾。如此應諾者。是不可受天食者也。喚而決擇。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這箇田地。子細透到。恁麼見得之時。諸天遂捧華無路。魔外潛窺。覓不見。恁麼時節。佛祖尙是怨家。佛眼竟覩不見也。恁麼承當時。合醬將去。旋入來焉。得得不依他。故大闡提人。殺父殺母。殺佛殺祖。五逆重而作。這時孝養。無所存意。親切欲試。恁麼見處。如是父子之恩。何在。曰。始成父子。恩與曹山道取。是一般也。故爲室中領袖。而預入室瀉瓶之因緣。故山問曰。閣黎名什麼。視師資相見人。不以舊情。因問名什麼。當知洞山不知師之名耶。然而如此問。是非無來由。師答道膺。假

使千變萬回。問來問去。而尙應如是。嘗不可來由。恁麼見得。雖非不肯。爲更試具他關透逸格之機。否。問向上更道。師既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唯如破癩。又似芻狗。因向上道。即不名道膺。詣這箇田地。大難矣。夫參學未詣此地。則非作家種草。尙爲解路。葛藤所攪在。因保任來。這田地之細末。後有一大闡提人。問答沒違背處。諸人者。識破。則爲本色了事衲僧矣。今日又有如何言。爲識破得此因緣。又思聞度。良久曰。

名狀從來不帶來。說何向上及向下。

第四十祖。同安不禪師。雲居有時示曰。欲得恁麼。

傳光金才  
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師聞自悟。

師者不知何許人。即參雲居。爲侍者。經年。有時雲居上堂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乃至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乃至。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醜。不是強爲。任運如是。欲得恁麼事。乃至。何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聞恁麼示。師即領會。遂辨一生事。而後住洪州。鳳棲山。

同安寺。道丕禪師也。熾開演雲居宗風。有時學者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始依先師所示。明得真箇田地。拈舉家風。曰。金鷄歸霄漢。玉兔入紫微。復爲人之時。示金菓日日摘。將去。玉華夜夜銜。持來。參學因緣。雖都無勝劣。適來因緣。須克子細。所以者何。思得恁麼事。即是恁麼人。也。縱令迷頭覓來。而即是頭也。所謂永平開山曰。謂我者誰。謂誰者我。故。良遂座主參麻谷。谷見來。便閉門。良遂敲門。谷乃問阿誰。良

遂答曰良遂。纔稱名。忽爾契悟。乃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合被十二部經。論賺過一生。谷乃開門。令通悟由。遂印可之。及歸講肆。散席告徒衆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實此知處。不通風。然則諸人者。子細參徹之時。自無始劫以來。具足來。一時無缺闕。假使用思量卜度。而即是我也。非復他焉。獨照而非分別。亦是我也。今非外焉。所謂役眼。役耳。役口。啓手。動足。盡是我也。元來匪執于手。匪瞻于眼。故匪聲色之所論。匪耳目之所到。人人子細之時。必應知有我。應知有己。欲知這處。先放下一切是非。不倚物。不拘他之時。這心獨明。明乎日月。這心清白。清乎霜雪。然則非昏昏而不覺了。

是非淨明明。而自己自卓卓也。故諸人者。勿想無離語。默動靜。不帶皮肉骨髓者。又勿思兀然獨立。我亦不念他。亦不言無分別心。如株之屹立。全躰不倚物。無心如草木。佛道參學。豈可與草木一如乎。謂元來無自無他。總無一物之所見。同乎外道。斷見。二乘空見。大乘極則。豈可同二乘外道乎。子細精到。方落著之時。非可謂有。空朗朗故。非可謂無。明了了故。非是身口意之所慮。非是心意識之可辨。如何有通得這道理。

空手自求空手來 本無得處果然得

第四十一祖後同安大師參前同安曰。古人曰。世

人愛處我不愛。未審如何是和尙愛處。同安曰。既得恁麼師於言下大悟。

師諱觀志。其行狀委不錄也。參先同安得處深。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同安曰。須是驢漢始得。自爾住同安。號後同安。夫謂多子塔前宗子秀者。往昔釋迦牟尼佛。相見摩訶迦葉者。多子塔前也。一度相見。依法俱傳附。其後行十二頭陀。後居半座。涅槃會上。則迦葉雖不在會。舉一衆悉附屬迦葉。即此心也。謂宗子秀焉。今同安大師。

洞山嫡孫。而青原一家家風。逆流翻回于此處。示滅之際。欲顯其嫡子。如是三舉五老峯前事。若何衆悉不會。故衆皆不答。須彌突兀。秀于衆山之頂。日輪杲杲。照于群象之前。故夜明簾外排班立。實沒物可比倫。脫體無依故。直下無第二人。故萬里絕纖埃。謀臣猛將。今何在。謳歌而成太平也。奇衲子也。參學須到這田地。始得如此拔群操行。超邁得處。先而丰標其風操。故曰世人愛處我不愛。未審如何是和尙愛處。所謂世人愛處者。愛自愛他。此愛漸漸長。乃愛依報。愛正報。此愛彌深著。將來一重鐵枷上。添一重鐵枷。即愛佛愛祖。如是愛染愈穢。將來終衆生業因。連綿不斷。元來從不自由處而生。向不自由處而死。將去。



唯是基因此愛。故生佛男女有情非情。如是者相著之愛也。疾須拂却。總無軌則。無一物不辨。是何事。總為不知不識。此是非相愛處也。勿即住焉。尚有相執著。一度發心。則自應有體達。若執非相所見。而墮在乎無色界。則恨送幾許劫數。天壽罄之時。應迴墮無間。所謂是無心滅想也。此相有暨無相。共是世人愛處也。有相中而有己。有他。無相中而亡己亡他。悉是邪也。然則諸禪德。初機後學。忝釋尊兒孫。受用佛受用。豈可同世人愛處耶。先須解脫一切。是非善惡男女差別。妄見次勿止。無為無事。無相寂滅之處。思承當此處。勿向他覓。向外釋。正須向箇身未受箇體未萌。之以前親著眼。必不可千差萬別毫髮有萌。莫如

暗昏昏黑山鬼窟。箇心本來妙明。赫赫然不闇。箇心空豁圓照。此中終帶皮肉骨髓來。一毫亦無。何況有六根六境迷悟染淨乎。佛無為汝說。自無為師參。非翅無聲色之岐來。即無耳目之具來。然而心月皎而圓明。眼華綻而紋彩麗。子細精到。須恁麼相應。諸禪德如何得會這箇道理。便代著一語。早須體前附眸。

心月眼華光色好 放開却外有誰翫

第四十二祖梁山和尚參侍後同安。安問曰。如何是衲衣下事。師無對。安曰。學佛未到。這箇田地最苦。汝問我道。師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安曰。密師乃

大悟。

師不知何許人。諱緣觀。參後同安。執侍四歲。充衣鉢侍者。同安有。時上堂。早參。可掛衲法衣。時到。師捧衲法衣。同安取法衣。次問曰。如何是衲衣下事。師無對。乃至。師乃大悟。禮拜而感淚濕衣。安曰。汝既大悟。又道得。師曰。緣觀便道得。安曰。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安示曰。密有密有。師從是逗機。多有密有之言。住後有學人問衲衣下事者多。有時學人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又有時學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

一本、窄作牢

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又有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如此爲他。悉是呈似密有。適來因緣曰。學佛未到這箇田地。最苦實哉。此言設雖定挫坐牀。精進忘疲。高行梵行之人。若未到這箇田地。則尙三界窄獄。叵出具四辨。具八音。巧說如霧興。口業如海翻。說法震天地。雨華動石。若未到這田地。閻羅老子。不怕言多。設雖日久月深。修行念盡。情熄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於一切時。逢境而心不起。觸事而念不亂。遂坐脫立死。似於生死得自在自由。尙未到這田地。則佛祖屋裏。用不着也。故古人曰。先達悉以此事爲一大事。是以曩祖洞山和尚。僧問。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

最苦。山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此門人雲居角立。乃舉此因緣。曰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汝等乃至。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辜負叢林。古人曰。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辨。且須履踐玄途。加旃釋迦牟尼佛。亦五佛開章。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令開示悟入佛智見也。正參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為大事。不稱讚。徒似佛弟子。若不明這箇事者。畢竟與在家俗人有何異。所以者何。眼見色亦不異。耳聞聲亦不易。不外對境緣。內之緣慮。亦不得忘。唯是形之變而已。竟無別焉。畢竟一息斷。兩

一本、外、上、有、雷、之、字、

一本、品、作、科、

眼閉之時。汝之精魂。徒隨物被轉。流注于三界。雖僅生人中。生天上。似有品似車之輾轉。無盡固令人離在家脫塵勞之意。為何事。唯是為令達佛智見也。煩開單叢林。提撕四衆。但為令開明這事也。故名僧堂。曰選佛場。呼長老為唱導師。非漫聚衆為騷擾。唯為教人悉開明自己也。故設雖為出家形。碌碌混叢林。若不明這事。則徒勞無功而已。何況末代惡世。初機後學。設令身儀心操。欲如先佛。方規學而天性迂曲。不能學得。近來之僧。捐手運脚。不穩大小威儀。內外心術。不志悉學。故如無僧儀。設令身儀心操。如往古。而若不明心地。則人天勝果。有漏因緣。何矧心地不明。身儀不整。徒受信施來。皆是墮獄之類也。然而先

一本、形、作、容、

德曰。世下人疎。設令身儀心操。不如古聖。而精細綿密。明得一  
大事。則恐與三世諸佛無差。六代祖宗。歷代古聖。悉爲兄弟矣。  
本無三界之可出。豈有六道之可迴哉。然則須精細功夫。綿密  
參學。明衲衣下事。這一大事因緣。正像末時無隔。梵漢和國不  
殊。故莫爲末法惡世而悲歎。莫爲遠方邊地人而自棄。此事固  
雖千佛競來。而欲加被。佛力亦難終及。然則匪授子之道。匪受  
父之道。但當自修自悟。自身自得。雖無量塵劫。修行自證自悟  
者。一刹那之間。一度作憤發之勢。則盡乾坤。一毫亦不得來。一  
度到得此處。則曠大劫來不昧。豈有諸佛之授在耶。故念子細  
臻此處者。先須捨萬事。尙佛祖境界。勿覓何況有自他憎愛乎。

唯可不生毫髮知解。而便見直下。必有無皮肉之物。體如虛空。  
而無別色。宛如清水。徹底澄冽。廓然明白。唯了了知而已。且道  
這箇道理。如何現得麼。

水清徹底深沈處。

不待琢磨自瑩明。

第四十三祖大陽明安大師。因問梁山和尚。如何  
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  
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  
師於言下有省。

師諱警。立載傳燈等處。依時皇帝御名警延。然實諱是警立也。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乃至。師遂有省。便禮拜。倚本位立。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迷學道。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學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山謂洞山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沒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自是洞山一宗盛興于世。人悉走風。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時。日祇一食。自以先德附授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至年八十二。猶如是。終陞座。辭衆終焉。實夫參學。最當爲切要。即是無相道場也。不帶形。不受名。故雖不于言。必果然有所明。所謂父母未生時之形貌也。故欲示這田地。指吳處士所畫觀音像。恰如示鏡。所謂有眼而不見。有耳而不聞。有手而不執。有心而不慮。有鼻而不嗅。有舌而不味。有足而不踏。六根悉如無用。全體都虛閑家具也。宛如木人。如鐵漢。此時見色聞聲。早解脫畢矣。於是將進語。欲令不止于木樞。而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以此不用底。令知無面目。如對明鏡而知已。如往昔秦時有鏡。向對彼鏡。則身中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三百六十骨頭。皆悉映現。有耳目而於不用之處。看

一本、有、上有、  
雷之字、

見所不帶身心。不有相。千山萬水悉破來。無心無分別之暗昏。速疾泯亡。天地不剖判。萬像都不萌起。了然圓具。實不是洞上一宗。一時聲價如是。累祖所見得。皆以如是。自會此旨之後。在大陽而有僧問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實是這田地。傾而不出。推而不闡。挑而不起。觸而沒跡。故非耳目所到。伴語默動靜來。而不嘗為動靜所礙。此事不啻祖師獨具足。盡大地人。蔑一箇弗具。故曰沒饑人。然則諸禪德。幸為洞家兒孫。既值遇古佛家風。精細綿密。參到承當。父母未生。色空未起時之自己。而既到一毫無相狀處。既見得微塵無外物處。而明得千生萬劫。摸捺而四大五蘊不得來。十二時中。一

時無缺少處。則正是洞家兒孫。青原枝派矣。且如何得通此這箇道理。要聞麼。

圓鑑高懸明映徹

丹爐盡美畫不成

第四十四祖投子和尙參大陽。陽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陽掩其口。師了然開悟。

師諱義青。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十五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如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

一本、累作、異、

祥壽山本上冠曰。  
會元第十四。則  
記浮山圓鑑。

永平廣錄九十一  
丁。則記大陽  
建斯記上卷四十  
丁前後。如淨祖之  
口訣委矣。可見  
焉。

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屈且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話。乃至。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須吐却。時資侍者在傍。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怛怛。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附以太陽。頂相皮履布直綴。囑曰。代吾續某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用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如來正法輪。東西密密而傳來。五家森森而唱囂。關樞區區。家風聊異。有鳳凰。有龍象。不俱群。不孰劣。青華嚴。機語契大陽。可謂正是。

一本。用作月。

洞家之兒孫矣。遠錄公者。繼紹宗旨於葉縣。是正臨濟下之流也。龍巢不可留鳳子。故送令依圓通秀禪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執事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大有。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懶。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是誌五燈會元處也。又續古尊宿錄曰。師得法于鑑禪師。圓鑑嚮參大陽明安大師。機語相契。遂欲傳宗旨。

附皮履布直綴。圓鑑辭曰。既曩有得處。安歎曰。吾一枝無人傳。時圓鑑白曰。洞上宗風。難盡舉焉。和尚尊年。若無人傳。則某甲正持衣信。為和尚。永轉于人。相附囑焉。安許而曰。吾書偈而留。為證明焉。乃書曰。陽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燉。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源。其末曰。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後遠與師相會。洞下宗旨。大陽真像衣信。以偈附囑曰。代吾嗣大陽宗風。後果十年。方出世嗣大陽。上稱陽廣山者。大陽山也。異苗繁茂處者。今青禪師也。價燉者。謂圓鑑也。來記弗違。終出世拈香曰。此一瓣香。大眾還知來處麼。非天地所產。非陰陽所成。威音王以前。不落諸位。然燈之後。七佛傳來。直至曹谿。分派大夏。山僧向治平。

初。在浮山圓鑑禪師。親手傳得。寄附其宗頌。委證明。茲旨曰。代吾續大陽宗風。山僧雖不識大陽禪師。浮山宗法。識人以爲嗣。續如是。更敢不違浮山和尚法。命附囑之恩。恭爲郢州大陽山明安大和尚。何故。父母諸佛。非親。以法爲親。從爾開演大陽宗風。即得芙蓉楷禪師。嗣續。夫浮山圓鑑禪師。臨濟和尚。七代。所謂葉縣歸省和尚。嫡嗣也。昔日投三嵩交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傍明。參諸師。皆相契。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卒葉縣之嫡嗣。然又參大陽。大陽又機緣相契。故將傳宗旨。法遠辭曰。向有得處。雖因不自傳受。大陽卒無人之故。寄附不斷絕。後得其機密附。至此而當知。青原南

一本、附作レ托



嶽。固無間隔。實悲大陽一宗將落地。圓鑑代傳大陽宗旨。然自家門人曰。南嶽門下者劣。青原宗風者勝。又臨濟門下曰。洞山宗旨廢矣。爲臨濟門下所救傳。兩者如闇昧宗旨。自家他家。若實人。則俱不可疑。所以者何。青原南嶽共曹谿門人。如牛頭兩角。故藥山徹證馬祖而嗣石頭。丹霞脫底馬祖。却繼石頭矣。實兄弟骨肉。俱沒勝劣。然但稱我祖師爲嫡嗣。餘爲旁出。當知臨濟門下亦尊貴也。自家門下亦超邁也。若臨濟有不到處。有劣處。則圓鑑既可以嗣大陽。若大陽有劣處。有錯處。則圓鑑奚附投子。然諸人者。無對論五家七宗。但當明心。是即諸佛正法也。豈以人我諍乎。不可以勝負辨矣。然洪覺範所作石門林間錄

曰。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其於己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經。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考今之說。洪覺範猶似有所不知。所以者何。大陽佛法。寄附圓鑑。豈可疑乎。矧始得人。其證據。及末後來。記亦不違。若值圓鑑可疑。則大陽傳授亦可疑。祖師訓訣來處。不可比胡亂之世情。世人尙以有實人之言爲證據者多。矧圓鑑知法人。而大陽有面授機語相契。覺範訕誹投子不疑圓鑑之言。圓鑑既葉縣嫡嗣。而臨濟正流也。古人弗疑旃。佛祖豈可有

妄稱乎。由稟累祖之印記，尊重來。何以投子可疑圓鑑乎。如大陽存于今，佛祖命脈通而沒，始沒終杳，超越三世。面師資弗違，悉是打成一片也。如葫蘆藤種，纏葫蘆可謂終無別物。是至大陽圓鑑及投子。大陽一人來，乃至釋迦一人。連綿逮今日。佛祖堂奧事如此。豈可疑圓鑑乎。若可疑圓鑑，則迦葉那不疑釋迦。二祖那不疑達磨。祖師不可欺。佛法貴無私。故嗣續來。大陽恃圓鑑投子敬圓鑑，不訝命而重法焉。三師俱不遺落曩祖宗旨。於後代久，囑累洞山家風來。實是吾家之奇特。佛法之秘藏也。今亦現前，不得其器之時。托法達人亦應有也。洪覺範不委悉。例青華嚴於古塔主。幾許錯謬也。夫薦福承古曰古塔主。棲止

雲居弘覺禪師塔前。自雲門之後，百年一出。以僅有所解于雲門之言。即曰黃檗見處不圓。古今豈可阻隔乎。頌會馬祖言而不嗣馬祖曰吾頌會雲門之言，須嗣雲門。終稱嗣雲門。諸錄悉載于雲門之嗣。是錄者之訛謬也。當嗤笑矣。香嚴悟道于擊竹。曷不嗣于翠竹。靈雲悟道于桃花。曷不嗣于桃花。可憐承古不知佛祖屋裏有嗣業。若覺範亦疑義青和尚。則如不知屋裏相承。故備可謂於已而輕於法而不到。然則林間錄記不可用。適來因緣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尋常不落說默之道。故世尊良久是顯示非隱顯。非自他沒內外沒正偏。恰如虛空如海水。外道忽會禮拜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而去。實得如片雲絕而虛天淨潔。風波消而巨海澄碧。然阿難不知而問。佛曰。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實是祖師機關。令親打開庫藏。不回一機。不出一言之處。覺了來。明徹將去。如見鞭影。抵正路。然則不住。非思量之處。尚應著眼。而看。不滯無言說之處。更應悟了心。此良久之處。人多錯會。或謂一念不生。而全體現。離名字相。而獨露來。如雲盡。山露突兀。不倚物。正當恁麼矣。比從前發知解。向外馳求。則似少休歇。而皮肉未亡。識陰猶不去。念相應。此處則當絕氣息。斷命根。去看。何物顯現之爲乎。豈爲非思量乎。既不可。何奈。如何爲默默然。不翅一息斷。兩眼杜。當百骸潰散。向皮肉不留迹處。

而看。有不屬明暗。非男女之一物矣。如何通這道理。

嵯峨萬仞鳥難通。

劒双輕。水誰履踐。

第四十五祖。芙蓉山道楷禪師。參投子青和尚。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青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分。師即開悟。

師諱道楷。自幼喜閑靜。而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

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乃至。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閣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閑他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柱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尙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慇懃。師

曰。報恩有分。如此低細綿密。明那一著。子來始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之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之意。今尋常行履外。更別有佛祖所示無。頗似呈所解。然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實是下當今令。遂不假昔堯王舜王之威。唯一人有慶。則萬民自蒙而已。如此設雖釋迦老子出世。達磨大師現在。人人不可假他之力。唯自肯自證。而有少分相應。故說道。理著滋味。尙是有見他分。不免趣向。故欲進語。以拂子撼師口。茲示從本已來具足無虧缺。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分。非是證明。一度發意者。從求夫心者如何物。佛者何物。來早背已而向他來。縱令自說得。曰。全體現成自然明。說心說性。說禪說道。

悉不免趣向。若是有趣向之處。則早白雲萬里也。迷已久矣。豈三十棒耶。千生萬劫。棒倆而罪過難免。故言下即開悟。再拜便行。問敢不回首。到不疑處乎。更那有可到不疑處乎。早阻關山萬里來。故佛祖言句。若觸耳之時。早染吾耳畢矣。千生萬劫。浣滌難淨潔。故以手掩耳。而不容一言。此處子細見得故。典座之時。便曰。放閑他去。非煮飯者。非把菜者。故運柴搬水。成行者人工動著也。遂非典座分上。結絆濯釜底。雖似十二時中無間斷。遂沒下手分。沒觸物理。曰。故放閑他去。雖如此。見得來。欲令精熟。而入菜園。子度柱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是令知非和尚。手持物。有不提物者。便熟見來。故曰。與和尚提。

一本、不下有  
管之字

鞋挈杖也。不為分外。於是和尚雖知鞋履動。指提柱杖之處。尚不會得舉。手動足不為分外。少其可疑在。故試即曰。有同行在。從來俱住。不知名。不識面。之老漢也。即是同行也。早見得來。久。故師曰。那一人不受教。然而猶有不到處。所以者何。雖既知有那一人。而不伴舉。手不觸動足。唯知如此。有而已。猶有可疑焉。故投子其時。理未盡。休去。乃至晚間。師曰。早來說話未盡。時師謂既知有而非可疑。何有不到之處。曰。請和尚舉來。時投子示曰。卯生日。戌生月。殊夜氣過去。而星移月暗。白雪橫青山。而未現。然而更有不群而生底之日。雖日勢沒西山。萬像影不露。往來無人。路頭不辨。又更有不空底之事故。生月焉。這田地設。

一本、雪作雲

雖一片打成餘物不混他無見自有靈靈熾熾之處。早照破暗昧。故師即點燈來。實詣之細。視之明。故示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既親此處之時。實十二時中。沒閑功夫之時節。故曰有和尚左右。則理合如此。見來雖細似妙用底之會。故欲重試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謂使來使去。奴婢誰家無之。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也。既有老老大大不混俗塵者。厥體妙明。卒不相離。故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也。怎麼見來。實無不精到。故曰怎麼得慇懃。自廣大劫已來。擔來將去。暫不相離。受恩力來多時也。欲比此恩。鐵圍大須彌亦不能比。抗此德。四海九州亦不能比。其故何也。迷盧日月。大海江河。悉時遷將去。此老和尚之恩。卒

一本、有作在

匪成敗。故蔑時不被其惠澤之時。徒生徒死。不一度奉拜尊顏。永不孝者。而久沈淪生死海。若精細而僅見得。則千生萬劫之洪恩。一時報答竟矣。故曰報恩有分。因如此見來精細。住後僧問。胡茄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怎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如此純熟。沒掩眼。青山沒浣耳。清泉故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視色聽聲。似石上栽華。故足遂不越門閭。誓不趣齋。他來亦不厭。去亦不厭。其衆隨時多少。弗定。日食粥一盂也。作粥不足。則唯米湯而已。洞家宗旨。至此繁興。藉其見來親保時不錯。不忘先聖附囑。學古佛家訓。來如是也。猶道山

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附囑。今者輒  
數古人為住持體例。乃至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  
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夫忝九代法孫。而慙唱宗風。二六時中行  
履不足為後人表榜。四威儀中。用心悉以迂曲也。有何面得對  
三箇五箇雲衲。施說一句半句。可耻可耻。可恐可恐。曩祖照覽  
先聖冥見。雖然如是。諸參學人。忝為芙蓉楷禪師遠孫。而既永  
平門下。一族也。須子細明辨心地。低細用心。無一毫髮名利之  
思。無一微塵憍慢之心。親定心術。細整身儀。到可到。究可究。而  
辨一生參學之事。無忘曩祖囑累之事。而續步先聖交眸古佛  
設。雖末世澆運。有市中見虎之分。若有笠下得金之人。至禱至

禱。且道如何。舉著適來因緣。

紅粉不施醜難露 自愛瑩明玉骨粧

第四十六祖丹霞淳禪師問芙蓉曰。如何是從上  
諸聖相授底。一句。蓉曰。喚作一句來。幾埋沒宗風。  
師於言下大悟。

師諱子淳。劍州賈氏子。弱冠出家。徹證於芙蓉之室。初住雪峰。  
後住丹霞。其最初啓問曰。如何是從上諸聖相授底。一句。佛佛  
祖祖。換面回頭來。而必有無背面。無上下。無邊表。無自他。相授

底。喚之名，不空之空。即是諸人實歸之處也。箇箇悉無不具足。圓滿。然學者多錯。而思本來無物。更爲口沒。可道心沒。可存。夫名如是。古人爲落空亡之外道。雖經塵沙劫。都無解脫分。故精細綿密。須雖一切咸盡。而空空更有不得空底之物。子細參徹。若一度覷得破。則必有弄得一句通來。故曰相授底。一句時。芙蓉示曰。喚作一句來。幾埋沒宗風。實是這箇田地。非喚可爲一句。錯下名言。似雪上有鳥跡。故曰藏身處沒蹤。實見聞覺知悉。熄。皮肉骨髓咸盡。後更有何物。可蹤跡。若能一毫髮不爲蹤跡。則果然露來。非他所識。故非所相授。然而這田地會得時。喚謂以心傳心。此時謂是君臣道合。妙叶兼帶也。且道這田地爲如

何形段。

清風數匝縱搖地。

誰把將來爲汝看。

第四十七祖。悟空禪師。參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爾闕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

師諱清了。道號曰真歇。悟空禪師號也。師母抱懷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講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江沔。漢扣丹霞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一本、匝作匝。



傳光錄存  
乃至。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一掌曰。將謂爾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甲不得。霞曰。爾試舉我今日陞座來看。師良久。霞曰。將謂爾警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住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住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寧崇先。實自襁褓之昔。不群而異于他。然尙運參禪志。功夫猶闕在。故問空切已前自己之時。擬對。丹霞無肯。令且去焉。一日至登鉢孟峰頂。十方無壁落。四面又無門。十

方在目前之時。而承當。故歸來不通一言。且侍立焉。丹霞識伊知有之事。曰。將謂爾知有。時欣然禮拜。丹霞遂上堂。證明後。出世上堂曰。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實夫祖師所相見。切前運步。早顯本地風光來。若未得看見這田地。則雖千萬年。坐而無言。兀兀如枯木。如死灰。是何用也。然。聆謂空切已前。人人有錯會。所謂無自無他。無前無後。無生滅。無生佛。亦呼不可道。一亦不可道。二亦不辨同。亦不道異。如此商量計度。一言道得。早思乖戾。一念顧慮。則思可背反。漫執枯鬼死底。有如死人。或爲何事。亦無相違。說山亦可得。說河亦可得。

說我亦可得。說他亦可得。又曰：道山非山，道河非河。但是山矣。但是河矣。道如是，是何所要。悉皆趣邪路。或執着有相，或同落空亡之見來也。這田地豈可落有無耶。故無容汝舌之處，無運汝慮之處，且當不倚天，不倚地，不倚前後，脚下無踏處，著眼而看。必有少分相應之處矣。或曰：絕軌則或曰不通氣息。悉皆趣向邊之事。遂背反自己畢矣。何矧說月說雪說水說風，皆恐自之目有幻翳，而空華亂墜。喚何可爲山。遂不見一法。觸何爲冷暖。遂沒一法與汝。故附于木，依于草。世法佛法。一時拂捨畢，而更見來。則果不疑焉。勿向內而睹，勿向外而求。勿思鎖念，勿惟令寧形。唯親識親解。一時截斷。暫時坐而看。雖四方無所可舉。

一步。雖乾坤無所容身。而果汝不可假他力。如是而見時。皮肉骨髓沒爲汝分布。生死去來沒改變汝。皮膚脫落。但有一真實矣。輝古輝今。不辨數量時。却豈唯道空。却已前乎。總此處非所可辨。前後所以者何。這田地不爲成住壞空所遷。可辨自他俱無因耶。外忘境界。內舍緣慮。青天尙喫棒。淨裸裸也。赤洒洒也。子細見得來。則虛而靈。空而妙。未子細。則終沒臻此處。實廓塵劫之事。在一彈指間。雖暫時片時。而無擬議情。不生知解。慕面突眼而看。必獨脫無依焉。然諸參學人。回心頭。既錯而趣向。唯以爲毫末之差。而應知。恁麼則千生萬劫。無休歇之分。子細思量。精到而看。不倚他。而廓然開悟。如虛空矣。且道如何得少分。

通這道理。

古澗寒泉人不窺。

淺深未聽客通來。

第四十八祖天童珙禪師。久為悟空侍者。一日悟空問曰。汝近日見處如何。師曰。吾又要道。恁麼。空曰。未。在更道。師曰。如何未。悟空曰。汝不道道來。未。通向上事。師曰。向上事道得。空曰。如何向上事。師曰。設雖向上事道得。為和尚不能舉似。空曰。實汝未道得。師曰。伏願和尚道取。空曰。汝問吾道。師

曰。如何是向上事。空曰。吾又要道。不恁麼。師聞開悟。空即印證。

師諱宗珙。久為悟空侍者。晝參夜參。橫參豎參。然猶有所不徒。空問曰。汝近日見處如何。師曰。吾又要道。恁麼。空曰。未。在更道。實今道恁麼。有未。在處。所謂雖會恁麼來。不知有。不恁麼來者。然思全體露現。而靡覆藏。何不足處之有。故曰。如何未。如是解底。得如白雲散盡。青山孤高。而尚更有高乎。山之山未。知。故曰。汝不道道來。未。通向上事。如此參來。雖悉是向上事。有。尚不知有之咎。故曰。實汝未。道得。尚出一言。運心慮。而道恁麼。落。二

落三。一點有所不著。故曰。設雖向上事。道得。爲和尚。不能舉得。自己未知。尙拘節目。故悟空曰。實汝未道得。時息既斷。力方絕。請問曰。如何是向上事。空曰。吾又要道不恁麼。先來道與。即今道不及天地之論。懸隔於水火。喻宗瑤之謂。爲全體現成。悟空不然。唯道恁麼。但孤明歷然而已。始知非有得處。而受印證。自然出世。爲人說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有時上堂曰。却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歛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與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實虛靜無涯。舌頭談而無骨。識得向上事。當如是。猶說心說性。

悉是非向上事。唯又山是山。水是水。謂之向上事。直是錯也。洞山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山曰。語話時。閤黎不聞。又盤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實尋常道。來。任性非逍遙底。又僧問。悟空禪師曰。向上事。作麼生。空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今所謂一漚者。已身胞胎已來也。不萌以前。名之謂向上事。故芙蓉真子。枯木法成禪師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語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實向上事。佛來而忽喪身失命。祖到

而全身百雜碎。到天堂則天堂即崩壞。向地獄則地獄倏破裂。甚處為天堂。甚處為地獄。呼何為萬像。從來沒蹤跡。但如睡時之事。自猶不知。他豈可辨乎。無來由。唯明明無悟法而已。正是高祖語話也。若識向上事。則頂門眼開。這時有少分相應之處。且道如何此道理。

宛如上下概相似 抑不入兮拔不出

第四十九祖雪竇鑑禪師宗瑤主天童時。一日上堂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聞頓悟。立旨。在列流淚。不覺失言曰。吾輩為什麼不從來。瑤上堂

罷呼師問曰。汝在法堂何為流淚。師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瑤許可曰。何非雲居懸記。

師諱智鑑。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師手。傷問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子。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時宗瑤首衆。即器之。後遷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參瑤和尚。宗瑤時住天童。使師充書記。瑤一日舉嚮因緣。夫這因緣。出乎涅槃經。如來性品。所謂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秘密語。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秘密語。無有秘密。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親見。屈伸俯仰。莫知內而使之然。

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諸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自爾此語。用來祖師門下久矣。故今亦舉之。智鑑開悟。實不覆藏。夫聽一切言。必可會心。母滯于言。道火非是火。道水非水。故語火不燒口。語水不濕口。知水火非實言。石頭和尚曰。承言須會宗。自勿立規矩。又藥山曰。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又長慶曰。二十八代。皆說傳心。不說傳語。又雲門大師曰。祇此箇事。若在

一本、殺作教

一本、非下有

管之字

一本、豈下有

管之字

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故諸人非言之無。又當知有無口者。豈無口乎。眼亦無四大六根。本一毫無。雖如是。非是空。非無物。所謂汝等見物聞聲。非箇眼之見。非耳之聞。是箇無面目。漢之如是也。汝等所爲身心而備來。是箇漢之所做來也。故箇身心。悉是非造作之法。不到此而即謂或爲父母緣起身。又爲業報所生身。故思赤白二滴身。惟帶皮肉之身。悉由不明自己而如此。故欲令知此處。知識用無量方

便手段。令六根悉亡。令一切皆息。此時更有不亡得者。有不破得者。必識得來。不落空有。非明暗。故亦難謂迷者。亦難謂悟者。故這田地。亦不道佛。亦不道法。亦不道心。亦不道性。唯赫赫輝耀。明明存在而已。故非火光水光。但廓然明明而已。故欲窺而不窺。欲得而不得。惺惺而已。故水火風三災起。世界壞時。箇物弗壞。三界六道興。而萬像森羅儼然時。箇物弗變。故佛不奈何。祖師不奈何。諸人者。念先親達此處。姑閉兩眼。一息斷絕。此身放下。而無可蓋家。一切用處。悉不以為要。宛如青天無雲。於大海無波浪。而有少分相應。此時又雖教備無如何。更有一段光明。非是如青天有月。有日。漫天是月也。總沒照物。盡界是日也。

沒敢耀處。當子細而承當。若不見得此處。則不徒迷乎僧俗男女。輪回乎三界六道。雖佛弟子而混姿於僧形。尚不免乎閻羅老子之手。豈不耻辱哉。釋尊佛法。瀰滿沙界。而無所不波及。欲參到那不可到乎。箇人身非容易所受。因宿世善根力。而所稟來也。若一度臻達此處。則悉解脫焉。非男女。非神鬼。非凡聖。非僧俗。欲納而無處。欲觀而眼不到。若到得這田地。則雖僧而非僧。雖俗而非俗。不為六根所惑。不為六識所役。若不到則。被如是之事。悉纏繩縛藤。將去。豈不惡麼。元來具足矣。尚可碎骨而到。則應費力焉。何矧人人。雖無闕處。從一度惑眼見。受幾多流轉。可歎哀矣。須但亡根境。不倚心識。低細而看。必應到達。非音

漸漸可到。應一度興憤發之勢。而契須雖暫時沒起。一知半解。直識得根源。而到一度到得。則四稜踏地。而八風吹不動。古人曰。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一度竭力之時。得火也。所謂煙者。是在甚處。若值知識好手時。一念不起處。是見煙之時節也。滯于此。須臾廢息。則是如逢煖而廢息。然則須進觀火。所謂活捉不起一念者也。若不識得自己。則今者雖似休。以此爲如枯木。魂不散底。死人也。故思親承當此處。則須參徹而得。不倚坐定。不作蝦蟆之語。如何是這密語。不覆藏道理。

可謂金剛堅密身

其身空廓明明哉

第五十祖。天童淨和尚參雪竇。竇問曰。淨子不曾染污處。如何淨得。師經一歲餘。忽然豁悟曰。打不

染污處。師者越上人事也。諱如淨。從十九歲。捨教學。參祖席。投雪竇會。便經一歲。尋常坐禪拔群。有時因望淨頭。時竇問曰。不曾染污處。如何淨得。若道得。汝充淨頭。師無措。經兩三箇月。猶未道得。有時請師到。方丈問曰。先日因緣道得乎。師擬議。時竇示曰。淨子不曾染污處。如何淨得。師不答。經一歲餘。竇又問曰。道得。師未道得。時竇曰。脫舊窠。當得便宜。如何不道得。從然師聞得力。



一本、有作、在

勵志功夫。一日忽然豁悟。上方丈即曰。某甲道得。竇曰。這回道  
 得。師打不染汚處。聲未畢。竇即打。師流汗禮拜。竇即許可。後有  
 淨慈為報彼開發因緣。為淨頭焉。有時過羅漢堂前。有異僧向  
 師曰。淨慈淨頭淨兄主。報道報師報衆人。言畢忽然不見。大臣  
 丞相聞而占曰。聖之許主淨慈之兆也。後果主淨慈。諸方皆稱  
 師報德實到矣。自十九歲時發心之後。掛錫叢林。不再還鄉里。  
 加旃與鄉人不語。都罔浮遊諸寮舍。又不胥語于上下肩隣位。  
 只管打坐而已。誓曰。坐破金剛坐。因如此打坐。有時有臀肉爛  
 壞之時。然尚弗廢坐。自初發心住天童。迨六十五歲。沒未礙蒲  
 團之日夜。自初住淨慈。至瑞巖暨天童。其操行異于他。所謂誓

一本恐下、有傷  
之字

曰。一如僧堂。故雖有自芙蓉傳來衲衣而不搭。上堂入室。唯著  
 黑色袈裟。綴子。雖從嘉定皇帝賜紫衣師號。上表辭謝。尚神秘  
 而平生遂不顯。嗣承終焉之際。焚法嗣香。不翅疎遠世間愛名。  
 又恐宗家之嘉名矣。實道德無雙乎當世。操行不群乎古今。恒  
 自稱曰。一二百年祖師之道廢頽。故自一二百年已來。如吾知  
 識。未出世焉。故諸方悉畏怖。師不嘗稱讚諸方。尋常曰。吾自十  
 九歲已來。發心行脚。沒有道人。諸方席主。多祇管與官客相見。  
 僧堂裏都不管也。恒云。佛法須各自理會。如此言而莫接衆。今  
 為大刹主。猶如此。以胸襟無事。誤會道。不嘗要參禪。他那裏有  
 何佛法。若如渠之道。則奚有尋常訪道。老古雖乎。可憐笑矣。祖

一本、非下有雷之字

一本、古作故

師之道。夢也不見在。平侍者日錄。多記師有德之中。趙提舉。就州府而請上堂。無一句道得故。一萬銖銀子。遂無受而返却。無一句道得之時。非不受納他供養。不受名利也。故不親近國王大臣。不受諸方雲水人事。道德實不群于人。故道家流長者有稱道昇徒衆五人。誓參師會。我不參得祖師道。則一生不還古鄉。師隨喜志操。不檢而允入室。排列之時。即著比丘尼之次。世所爲稀也。又稱善如者。則曰我一生在師會而遂不向南運一步。如是牢志弗離師之會。儔侶衆矣。稱普園頭者。曾不知文字六十餘而始發心。然而賴師低細提撕。而遂悟了祖道。雖爲園頭時。時吐奇言妙句。故有時上堂曰。諸方長老不及普園頭轉

爲藏主。實有道之會。則有道之人多。道心之人夥矣。尋常只管教人勸打坐。常曰不用燒香禮拜念佛修懺看經示祇管打坐而唯令打坐而已。恒曰參禪有道心爲始也。實設有一知半解而無道心之儻漢。不保持所解。遂墮在邪見蕪苴放逸。應附佛法。外道故諸人者。第一須不忘却道心之事。令一一堅固心純一實而不群于當世。勇猛學古風。實如此者。自雖不設會得爲本來不曾染汚人。儻是不曾染汚。則豈是不本來明淨人乎。故曰本來不染汚。清淨此何脫舊窠得便宜焉。夫古佛施設固不令起一知半解。令修練于一處。一義志念而不私。故十二時中無淨穢所見。自是不染汚也。然而尙不免染汚所見。有用掃帚

之眼不徹底而經過一歲餘。一度得無皮膚之可脫無身心之可脫。曰打不染汚處。猶雖恁麼。早著一點。故道聲未畢。即打時。通身汗流。早捨身得力畢矣。實知本來明淨。而都不受染汚。故尋常曰參禪身心脫落。且道如何是這不染汚底。

道風遠扇堅金剛。 匝地爲之所持來。

第五十一祖永平元和尙參天童淨和尙淨一日後夜坐禪示衆曰參禪者身心脫落也師聞忽然大悟直上方丈燒香淨問曰燒香事作麼生師曰

身心脫落來淨曰身心脫落脫落身心師曰這箇是暫時伎倆和尙莫亂印某甲淨曰我亂不印汝師曰如何是亂不印底淨曰脫落身心師禮拜淨曰脫落脫落時福州廣平侍者曰外國人得恁麼地實非細事淨曰此中幾喫拳頭脫落雍容又霹靂

師諱道元俗姓源氏村上天皇九代苗裔後中書王八世之遺胤也。正治二年初生焉。時相師奉見而曰此子聖子也。眼有重

瞳必大器矣。古書曰。人生聖子之時。其母命危。此兒七歲時。必母死焉。母氏聞之。不驚疑。不怖畏。增加愛敬。果師八歲之時。母氏即死。人悉道。雖有一年之違。果合相師言。甫四歲。冬。始讀李嶠百詠於祖母膝上。七歲之秋。始獻周詩一篇於慈父閣下。時古老名儒悉道。此兒非凡流。可稱神童。八歲之時。逢悲母之喪。哀歎最深。即在高雄寺。而見香煙之上。悟生滅無常。自是發心。九歲之春。始閱世親俱舍論。耆年宿德曰。利如文殊。真大乘之機。師幼稚而貯留。是等言於耳底。而作苦學。時松殿禪定閣。關白攝家職之人也。天下無匹。王臣之師範也。此人納師爲猶子。授家秘訣。教國要事。十三歲之春。即欲令元服。而爲朝家要臣。

師獨時人不知。而竊出木幡山莊。尋到叡山麓。時有稱良觀法眼。山門上綱顯密先達。即師之外舅也。到彼室。求出家。法眼大驚。問曰。元服期在近。親父猶父。定有瞋如何。時師曰。悲母逝去。時囑曰。汝爲出家學道。我亦思如是。不欲徒交塵俗。但願出家。爲報悲母及祖母姨母等之恩。思出家焉。法眼流感淚。許入室。即留學橫川首楞嚴院。般若谷。千光房。遂十四歲。建保元年四月九日。禮座主公園僧正。剃髮。同十日於延曆寺戒壇院。受菩薩戒。爲比丘。自爾學山家止觀。研南天秘教。至十八歲。內披閱一切經一遍。後三井公胤僧正。同又外叔也。時之明匹。世無比類。因質宗大事。公胤僧正示曰。吾宗至極。今汝之疑處。自傳教

慈覺累代所口訣來也。難令此疑冰消。遙聞西天達磨大師來東土。方令傳持佛印之宗風。今布天下。名曰禪宗。若念決擇此事。汝須入建仁寺榮西僧正之室。問厥故實。迢訪道於異朝。因以十八歲之秋。建保五年丁丑八月二十五日。投建仁寺明全和尚之會。而具僧儀。彼建仁寺僧正之時。衆諸唱導。最初參。則經三年後。令更衣。然師之詣。則九月令更衣。即十一月授僧伽黎衣。以爲器焉。彼明全和尚。傳顯密心三宗。獨爲榮西嫡嗣矣。西和尚錄建仁寺記曰。法藏唯囑明全。惟問榮西法之儔侶。須訪全師。師參其室。重稟菩薩戒。傳衣鉢等。兼受谷流秘法。一百三十四尊。行法護摩等。及修律藏。又學止觀。始聽臨濟宗風。而

大凡顯密心三宗之正脈。咸以傳受。獨爲明全嫡嗣矣。寢經七歲。二十四歲之春。貞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禮辭建仁寺祖塔。渡航宋朝。掛錫天童。大宋嘉定十六年癸未之曆也。在宋之間。訪諸師之中。始見徑山琰和尚。琰問云。幾時到此間。師答曰。客歲四月。琰曰。隨群恁麼來。師曰。不隨群恁麼來。時作麼生。琰曰。也是隨群恁麼來。師曰。既是隨群恁麼來。作麼生。是琰一掌曰。者多口。阿師師曰。多口。阿師即不無作麼生。是琰曰。且坐喫茶。又造台州小翠巖。見卓和尚。便問如何是佛。卓曰。殿裏底。師曰。既是殿裏底。爲什麼周遍恒沙界。卓曰。遍沙界。師曰。話墮也。如此。與諸師問答往來。生大我慢。而念日本大宋無及我者。欲歸

一本、無下生、大我慢、云云之十四字

朝之時。有稱老璉者。勸曰。大宋國中。獨具道眼者。淨老也。汝謁則必有得處。指針如此。而經一歲餘。欲參沒邊。時派無際去後。淨慈淨和尚。爲主天童來。即思有緣宿契。參而質疑。最初折機鋒。因爲師資之儀。欲委悉參。即奉狀曰。某甲從幼年發菩提心。本國而訪道諸師。雖聊識因果之所由。未識佛法之實歸。滯名相懷標。後入千光禪師之室。初聞臨濟宗風。今得隨全法師入大宋。投和尚之法席。是宿福之慶幸也。和尚大悲。外國遠方之小人。願不拘時候。不擇威儀。不威儀。頻頻上方丈。拜問法要。大悲大悲。哀愍聽許。時淨和尚示曰。元子自今後。不道著衣。宜晝夜參問。我如父子。恕無禮。自然晝夜參堂。與親受真訣。或

時請師於侍者。師辭而曰。我外國之人。忝爲大國大利之侍司。頗有叢林之疑難乎。唯晝夜參而已。時和尚曰。實汝之所白。最謙卑也。非無其所以。因但問答往來。受提訓而已。然一日後。夜坐禪。淨和尚入堂。警策大眾之眠。曰。參禪心身脫落也。不要燒香禮拜念佛修懺看經。祇管打坐始得。時師聞而忽然大悟。今之因緣也。大凡從謁淨和尚。晝夜辨道。時不暫舍。故脇不着席。淨和尚尋常示曰。汝有古佛之操行。必可弘通祖道。吾得汝如釋尊得迦葉。因寶慶元年乙酉。日本嘉錄元年。忽列五十一世之祖位。即淨和尚囑曰。當早還本國弘通祖道。當隱居深山。長養聖胎。加旃大宋。而拜五家之嗣書。所謂最初見廣福寺前。

一本、蹟作レ寶

住惟一西堂。西堂曰古蹟。之可觀者。人間珍玩也。汝幾多見來。師曰。未曾見。時西堂曰。吾那裏有一軸古蹟。令爲老兄拜覽。携來虔拜。則法眼下之嗣書也。西堂曰。從或老宿衣鉢中得來。非惟一西堂之物。雖有其書式。不違詳舉。又就宗月長老爲天童首座。拜雲門下之嗣書。即問宗月曰。今聯五家宗派。聊有同異。其意如何。西天東土。爲嫡嫡相承。那有同異乎。月曰。設令同異。懸隔。但當學雲門山之佛法。如是。釋迦老子。由甚爲尊重他。因悟道而尊重。雲門大師。由甚爲尊重他。因悟道而尊重。師聞此語。聊有領覽。又有龍門佛眼禪師。清遠和尚之遠孫。稱傳藏主人。彼傳藏主亦帶嗣書。嘉定之始。日本之僧隆禪上座。逢彼傳

一本、序作レ次  
 一本、往來作レ  
 商話

藏主之疾病。爲謝隆禪懇篤爲看病之勤勞。捧出嗣書。而令禮拜。難拜覽之物。謂令爲汝禮拜。自是經半年。嘉定十六年癸未秋之頃。師寓止天童山。隆禪上座。恭欽請傳藏主。令師拜覽。是楊岐下之嗣書也。又嘉定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一日。拜天童無際禪師。了派和尚之嗣書。無際曰。這一段事。少得見知。如今老兄知得。便是學道之實歸也。時師喜感無勝。又寶慶年中。師雲遊臺山雁山等之序。抵平田萬年寺。時之住持福州元鼎和尚也。人事之次。往來古今佛祖家風。舉大瀉仰山之令嗣話。元鼎曰。曾看我箇裏嗣書也。否。師曰。如何得拜覽。鼎自起而捧嗣書曰。這箇設令親之人。設令侍僧之勤舊。不令拜覽之。是即佛

祖之法訓也。然而元鼎近時出城。為見知府。在城之時。感一夢。曰。有拜察大梅山法常禪師之高僧。捧拈梅華一枝。曰。若有既跨船舷之實人。則勿恪華。授梅華於衲。元爾不覺。夢中吟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然不經五日。與老兄相見。矧既跨船舷來。此嗣書又寫於梅華綾。豈大梅之所告乎。與夢中符合。故捧示也。老兄若求嗣法於衲乎。設求非可恪。師信感無所措。曰。可請嗣書。而唯燒香禮拜。恭敬供養而已。時有燒香侍者。稱法寧。謂始拜覽嗣書。時師潛思。惟這一段之事。實不佛祖冥資。則見聞尚難。邊地之愚人。有何慶幸。數番拜覽。感淚霑袖。此故師遊山之序。宿大梅山護聖寺。之且過。感大梅祖師來授開華一枝。

一本、序作レ次

梅華之靈夢。師實與古聖齊。開道眼。故拜數軸之嗣書。有冥應之告。被如是諸師聽許。得天童印證。辨一生大事。稟累祖法訓。大宋寶慶三年。日本安貞元年丁亥。歲歸朝。初安着本師遺跡。建仁寺。暫時修練。時二十八歲矣。其後覓勝景之地。卜隱栖。歷觀遠國畿內。有緣檀那所施之地。一十三箇處。皆弗愜意。姑居洛陽宇治郡深草里。極樂寺之邊。即三十四歲也。宗風漸扇。雲水輻湊。因過於半百。經十歲之後。下於越州。志比莊中。拓深山。拂荆棘。而葺茅茨。曳土木。開演祖道。今之永平寺是也。住興聖之時。神明來而聽戒。每布薩參見。在永平寺龍神來。請八齋戒。願日日預回向。而出現。緣此日日。書寫八齋戒。回向焉。到今靡



忘。夫日本自佛法流布。而七百餘歲。肇師興正法。所謂佛滅後。一千五百年。欽明天皇一十三壬申歲。始從新羅國。佛像等傳來。十四歲癸酉。乃納佛像二軸。而來航焉。自然漸佛法之靈驗。顯而後。十一年聖德太子。握佛舍利。而誕。用明天皇三年也。自講法華勝鬘等之經。已來。名相教文。布於天下。橘太后所請。唐齊安國師。下之人。來于南都。而其碑文殘存。而兒孫不相嗣。則風規弗傳。後覺阿上人。瞎堂。佛眼。遠禪師。之真子。而歸朝。而宗風弗興。又東林惠敞和尚。之宗風。榮西僧正相嗣。爲黃龍八世。而欲興宗風。著興禪護國論等。奏聞。而被自南都北京支障。而不純一。併唱顯密心之三宗。然師其嫡孫。而雖通徹臨濟風氣。

尙訪淨和尚。辨一生之事。歸還本國。弘通正法。實是國之運人。之慶也。宛如西天二十八祖。達磨大師。始入東土。是爲東土初祖。師亦如此。雖大宋國五十一祖。今爲日本之元祖矣。故師奉稱此門下之初祖焉。夫雖正師充大宋宗風。匝天下。師儻不值真師。而參徹。則今日如何。有開明祖師。正法眼藏。時向澆運。世際末法。而大宋亦佛法既衰微。而明眼知識稀也。故派無際。瑛浙翁等。咸雖爲甲刹主。尙有所不至極。故思大宋亦無人。欲歸朝之時。淨和尚獨爲洞山十二世。而傳持祖師正脈。尙神秘。雖以不表白嗣承。而師則無所隱。不貽親訣。傳通祖風。實是奇絕也。殊特也。然幸爲夫門派。而忝訪祖風。恰如震旦。三祖相見四

祖宗風未落地。雖三國有跡。而其所傳通。毫末未變易。參徹之旨。豈有他事乎。先須明心。所謂師最初得道。因緣參禪者。身心脫落也。實夫參禪者。須捨身離心。儻未脫身心者。即是非道。正思身是皮肉骨髓。子細見得之時。一毫末無得來一氣。今所慮。知心者有二。一者思量分別。這了別識。以爲心焉。二者寂湛不動。無一知。無半解。這心即是精明湛然。以爲心焉。不知此是識根未脫焉。古人呼之爲精明。湛不搖之處。汝等勿住着于此。而以爲心。子細見得之時。曰心曰意曰識。有三種差別。夫識者。今之增愛是非之心也。意者。今知冷暖覺痛痒也。以爲心者。不辨是非。不覺痛痒。如墻壁如木石。能實寂寂。這心如無耳目。故就

心而說時。恰如木人。如鐵漢。有眼而不見。有耳而不聽。到此沒言慮之可通矣。如是雖則是心。此是知冷暖覺痛痒種子也。意識從此所建立。勿以是爲本心。學道謂可離心意識。是非身心之可思。更有一段靈光歷劫長堅。子細熟看。須必也到。若明得這心。則無身心之得來。敢無物我之携來。故曰身心脫落。到此熟見。回視千眼。而無微塵之可稱。皮肉骨髓。無心意識之可別。如何知冷暖。如何辨痛痒。何之是非。何之增愛。故曰見無一物。承當此處。乃曰身心脫落來。即印曰身心脫落。脫落身心。終曰脫落脫落。一度到這田地。應得如無底籃子。似穿心。椀子。雖注之。又注亦不積重。雖容之。又容亦不充盈。到這時節。謂脫去

桶底。若惟一毫有悟處。有得處。則非道。轉弄精魂之活計也。諸人者。須子細承當。委悉參徹。知有弗帶皮肉骨髓之身。這身遂欲脫。而脫不得也。欲捨而捨不得也。故稱此處。有一切咸泯滅。而空不得之處。若子細明得。則不疑天下老和尚。三世諸佛之舌頭。如何這道理。要聞麼。

明皎皎地無中表

豈有身心可脫來

第五十二祖永平并和尚。參元和和尚。一日請益次。聞一毫穿衆穴。因緣即省悟。晚間禮拜。問曰。一毫不問。如何是衆穴。元微笑曰。穿了也。師禮拜。

師諱懷昇。俗姓藤氏。所謂九條大相國四代孫。秀通孫也。投叡山。圓能法印之房。十八歲落髮。自爾學俱舍成實二教。後學摩訶止觀。于時知名利。學業頗無益。而竊發菩提心。然而暫隨師範之命。以學業為向上之勤課。然或時省母氏許。母乃命曰。我教汝出家之心。慮不思補上綱之位。為公上之交誼。唯欲不務名利。學業。黑衣。非人而背後負笠。往來只徒步而行而已。時師聆承諾。忽更衣。而不再登山。學淨土之教門。聽小坂之奧義。後多武峰佛地上人。遠承佛照禪師之祖風。談見性之義。師適而訪。精窮超群。有時有首楞嚴經之談。到類伽瓶喻之處。謂容空空不增。取空空不減。深有契處。佛地上人曰。如何自無始曠劫

一本、窮作、究

已來罪根惑障悉消。苦皆解脫了。時會學人三十餘輩。咸以爲奇異之感。皆悉敬慕焉。然永平元和尙。安貞元丁亥歲。始還建仁寺而修練。時有自大宋傳正法。潛爲弘通之聲譽。師聞而意吾既雖不聞三止三觀之宗。達淨土一門之要行。尙既參多武峰。頗達見性成佛之旨。何事傳來之有。試赴即參元和尙。始對談時。兩三日。幾一如師之得處。談見性靈知之事。時師歡喜而不違背。思惟已之得所實。彌加敬歎。寢經日數。元和尙頗示異解。時師驚愕。呈露機鋒。師之外有義。悉不相似。故更發心而請伏承。元和尙便曰。我欲傳持宗風。初弘通扶桑國中。雖居住當寺。懷別擇所地。而止宿。若得其地。結草庵。即可尋到。相隨此地。

不可也。師遵命而待時。然元和尙於深草極樂寺之畔。肇卜草庵。而一人居。無一人之訪。而經閱兩歲。師便尋到。時文曆元年也。元和尙歎喜。乃允入室。晝夜談祖道。稍過三年。舉今之因緣。於請益。所謂此因緣。一念萬年。一毫穿衆穴。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聞之師。即省悟。自有聽許之後。相隨一日。弗離師。如影隨形。送二十年。雖補諸職。必兼侍者。職務之後。復居侍者司。故予瑩山祖受戒於孤雲祖。奉侍年久也。聽二代和尙尋常垂示曰。佛樹和尙之門人。有數輩。而元師獨參徹焉。元和尙之門人。亦有衆多。而我一人。獨步于函丈。故雖有聽人之所。不聞。而莫不聽他之所聞。自遂相承宗風之後。尋常元和尙。師重焉。使師行永平。一切佛事。

師問其故。則和尚示曰。衲命不可久。汝應久存在於衲而決定弘通衲道。故衲汝爲法重焉。室中之禮。宛如師匠。每四節爲奉賀太平。如是重義厚禮。師資道合。心眼映交。似水容水。空合空。一毫沒違背。唯師獨知元和尙之心。非他所識。所謂修練于深草之時。便規定出鄉之日限。勝曰。一月兩度。一出三日。然於師之悲母最後。病中師往而省問。既不犯制限矣。病既急而望最後對面。使至既再三。故一衆悉曰。可往。師雖既決定心中。亦思察一衆之心。而衆報曰。母氏希最後相見。應破制而往否。時五十餘人咸曰。禁制雖如此。今生悲母。非可再會。須懇請而趣。衆心悉不可反。和尚曷不允許。事既重矣。不可準小事。衆人之

議皆一同也。此事聞上方。和尚竊知。非公心定不可出。不同于衆議。果衆議畢而後。師報衆曰。佛祖軌範。重於衆議。正是古佛之禮法也。殉悲母人情。而背古佛垂範。頗不孝之罪。奚免焉。所以者何。今方破佛制法。應是母最後大罪矣。夫爲出家人者。當令親入於道。今一旦殉人情。令受永劫沉淪乎。遂不順衆議。故衆人卷舌。果不違和尚之所說。諸人讚歎曰。實是人難發之志也。如此十二時中。不戾師命之志。師父亦鑑焉。實師資之心。通徹加旃二十年中。隨師命爲療病之時。不向師顏。首尾十日而已。南嶽懷讓。奉侍六祖。未徹已前八年。已徹以後八年。前後送十五秋之星霜。其外三十年。四十年。不離師者。雖多。如師古今

一本、未、上有、  
所之字、

未見聞也。加之襲永平法席。而十五年之間。方丈之側。安先師之影。而夜間珍重。曉天和南。一日亦不廢止。願世生生期奉侍。遂如釋尊阿難焉。尚為今生幻身亦不相離。令遺骨埋瘞先師塔侍者之位。不別建塔。恐塔以表尊也。恐於同寺為我別修佛事。冀先師忌八箇日佛事。預一日之回向。果於同月二十四日終焉。而如平生願樂。占開山忌一日志氣之切現焉。加旃重義守法。一毫髮亦弗違。開山之會裏。故開山一會賢愚老少。悉一歸焉。今於諸方。稱永平門下。咸是師之門葉也。如此法火熾然而遠。爍爍故於越州大野郡。或人夢。方北山而大火焰焰燎空。有人問曰。是如何火也。如是燎空。答曰。佛法上人之法火也。

一本、然作正

夢覺質人。聞稱佛法上人之人。住宇坂北山。去世而年悠久。其門弟今住彼山。為不思議念。特記夢而恣參焉。實傳持開山法道。弘通永平之事。不違開山來記。故兒孫及今。宗風未斷絕。由此當寺老和尚价公。面為彼嫡子。樹法幢於此處。闢宗風於當林。因雲兄水弟。忍飢寒學古風。而不顧萬難。晝夜參徹。是然師之德風遺。靈骨温故也。夫重法如師操行。弘德如師真風。則扶桑國中。宗風無所不扇。天下徧靡。永平之宗風矣。汝等今日之心術。如古人。則未來之弘通。如大宋焉。夫一毫穿衆穴之意。師既問一毫不問。如何是衆穴。沒纖毫之可立。沒一法之可兆。故古人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一旦清虛。無毫髮之兆來。如是會

得之時。元老即許可。曰：穿了也。實百千妙義。無量法門。向一毫頭上。穿却竟矣。終無微塵。從外來。故十方無界畔。三世無隔壁。玲瓏。明明了了。這箇田地。千日雙照。而尚不逮其明。千眼回觀。不可極其際。然而人人悉不疑。覺悟了了。故匪寂滅法。匪差別相。無動無靜。無聞無見。子細精到。恁麼覺了乎。儻不承當此處。則設雖有千萬年功行。見恒河沙諸佛。唯是有為功行而已。一毫未辨祖風。故三界苦輪不可避。四生流轉無斷焉。汝等諸人。忝摸倣佛之形儀。使用佛之受用。若未承當佛心之分。不十二時欺誑自己。而毀破諸佛。故無破無明地。流浪于業識蘊。設雖暫憑善根力。感人天果報。自耽有為快樂。如車輪少時

一本、不下有、  
曾之字、

推濕處。挽乾處。無終無始。唯為流轉業報之衆生。然則設雖通利三乘十二分教。雖開演八萬四千法門。畢竟是如窺鼠貓兒。形似潛伏。而心則求覓無休息。設雖修行綿蜜。而十二時中心地未安寧。由是疑滯未散。如野于雖疾走。而由顧後前進遲遲。野狐精之變怪。未斷弄精魂之活計也。然則勿好多聞。勿營廣學。唯雖暫時。雖刹那發志。如大火聚。不留纖塵。如大虛空。不掛一針。設雖思量。必到思不到之處。設雖不思量。必達空不得之處。若能如此。志有實。而志既堅牢之時。人人悉通徹。而與三世佛所證。絲毫亦不可阻隔。故永平開山曰。人求覓道。當如世思會。艷色思討。剛敵思破。堅城因志。既深遂。而此色終無不會。彼

城無不破。以這心翻回于道之時。千人盡千人。萬人盡萬人。應成是悉。得道。然則諸人者。勿想道者無相大乘之法。必撰擇機。非初機後學之可到。此處總無利鈍。總無所務。當一度憤發。深有契處。且道如何是這箇道理。曩既呈衆。虛空從來不容針。廓落無依。有誰論。到這田地之時。不立一毫名。何況有衆穴在哉。然而萬法雖泯。而有不泯之物。一切雖盡。而有盡不得之物。得而自杲然。空空而素靈明。故曰淨裸裸。曰赤洒洒。曰惺惺。歷地。曰明明皎皎。地沒纖毫。疑慮沒毫髮。浮塵杲杲於百千萬。日月唯是不可謂白。不可謂赤。宛如夢之覺時。已活活而已。喚旃曰活活矣。惺惺者。即覺醒而已。明明者。亦皎潔而已。非可謂

無內外。不可謂亘于古。不可謂亘于今。故勿謂一毫穿衆穴。何徹了有之。呼爲一毫。則既是二代和尚所得底。更如何是一毫之體。要聞麼。

虛空從來不容針

廓落無依有誰論

莫謂一毫穿衆穴

赤洒洒地絕癡痕

傳光錄布鼓卷坤

終



此書刊行。豫刻其期矣。而貧道障事弗克專從事於此。所以遲延至今也。天保八年十月。黃泉無着老師。編纂正法眼藏涉典續紹。以公于世。其意在酬承陽高祖之洪德。暨修父母之冥福。永平第五十七世禹隣禪師。序曰。稿成獻諸承陽真前。蓋酬祖恩之微志也。黃泉老師。自記同錄卷尾曰。傾衣鉢刻此書。用報先考妣罔極之恩。報德殊勝。誰人不感耶。夫黃泉老。宗門大耆宿。予一貧道。何敢相擬乎。雖然。霑浴昭代之雨露。皇恩罔極。海嶽難比。而佛祖慈愍之恩。亦洪大無邊。今譯斯書。製釘用。

### 後語

此書刊行。豫刻其期矣。而貧道障事弗克專從事於此。所以遲延至今也。天保八年十月。黃泉無着老師。編纂正法眼藏涉典續紹。以公于世。其意在酬承陽高祖之洪德。暨修父母之冥福。永平第五十七世禹隣禪師。序曰。稿成獻諸承陽真前。蓋酬祖恩之微志也。黃泉老師。自記同錄卷尾曰。傾衣鉢刻此書。用報先考妣罔極之恩。報德殊勝。誰人不感耶。夫黃泉老。宗門大耆宿。予一貧道。何敢相擬乎。雖然。霑浴昭代之雨露。皇恩罔極。海嶽難比。而佛祖慈愍之恩。亦洪大無邊。今譯斯書。製釘用。

奉祝 聖壽無窮。區區葵心。聊以報答天恩之萬一。即亦所以酬佛恩祖德也。

大正六年七月兩安居日

陸 鉞 巖

大正六年七月三日印刷  
大正六年七月五日發行



發著 愛知縣名古屋市南區熱田新宮坂町 圓通寺 陸 鉞 巖  
 行譯者 陸 鉞 巖  
 助著 愛知縣名古屋市南區熱田新宮坂町 圓通寺僧堂安居 塚 田 孝 心  
 譯書者 塚 田 孝 心  
 筆寫者 塚 田 孝 心  
 印者 愛知縣名古屋市南區熱田新宮坂町 圓通寺僧堂安居 佐 藤 淳 弘  
 印者 愛知縣名古屋市南區熱田新宮坂町 圓通寺僧堂安居 山 田 喜 參  
 印刷所 愛知縣名古屋市中區南吳服町二丁目廿一番地 秀 文 社

發行所

名古屋市南區  
熱田新宮坂町

圓通寺認可僧堂



終